

明史紀事本末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六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燕王起兵

太祖洪武三年夏四月詔封皇子棣爲燕王太祖第四子也

十一年冬十二月定諸王宮城制式太祖曰除燕王宮殿仍元舊諸王府營造不得引以爲式

二十三年春二月命穎國公傅友德爲將軍聽燕王節制征沙漠初燕王旣之國太祖欲諸王知軍旅乃勅秦王晉王燕王督諸將分道北征已而秦王晉王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六一師久不出燕王率友德等北出至迤都山擒其將乃兒不花還

二十五年夏四月丙子皇太子薨皇太孫生而額顛稍偏性聰穎善讀書然仁柔少斷太祖每令賦詩多不喜一日令之屬對大不稱旨復以命燕王語乃佳太祖常有意易儲劉三吾曰若然置秦晉二王何地太祖乃止

二十八年初諸王封國時太祖多擇名僧爲傅僧道衍知燕王當嗣大位自言曰大王使臣得侍奉一白帽與大王戴蓋白冠王其文皇也燕王遂乞道衍得

之道衍至燕邸薦鄞人袁珙相術燕王使召之至令使者與飲於酒肆王服衛士服偕衛士九人入肆沽珙趨拜燕王前曰殿下何自輕如此燕王陽不省曰吾輩皆護衛校士也珙不對乃召入詳叩之珙稽首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燕王恐人疑乃佯以罪遣之行至通州既登舟密召入邸

三十一年閏五月太祖崩建文皇帝卽位遺詔止諸王入臨會葬燕王入將至淮安齊泰言於帝令人齎勅使還國燕王不悅 秋七月帝命李景隆訊周王

櫛逮至京廢爲庶人燕王見周王被執且齊泰黃子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二

澄用事遂簡壯士爲護衛以勾逃軍爲名異人術士多就之 冬十月熒惑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術數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濟曰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囚濟於獄 十一月燕齊有告變者帝問黃子澄曰孰當先子澄曰燕王久稱病日事練兵且多寘異人術士左右此其機事已露不可不急圖之復召齊泰問曰今欲圖燕燕王素善用兵北卒又勁奈何泰對曰今北邊有寇警以防邊爲名遣將戍開平悉調燕藩護衛兵出塞去其羽翼乃可圖也從之乃以工

部侍郎張昂爲北平左布政使以謝貴爲都指揮使俾察燕王動靜圖之魏國公徐輝祖燕王妃同產兄也時以燕事密告之帝大見信用詔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謀圖燕

建文元年春正月燕王遣長史葛誠入奏事帝密問燕邸事誠具以實告遣誠還燕使爲內應至則燕王察其色異心疑之二月燕王入覲行皇道入登陛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帝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以絕禍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三

本帝覽奏袖之翼日曰燕王骨肉至親何得及此敬曰隋文楊廣非父子耶帝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三
月燕王還國帝以都督耿獻掌北平都司事都御史景清署北平布政司參議皆使覘燕邸事尋皆召還又遣官爲採訪使分巡天下都御史暴昭採訪北平具以燕邸事密聞於朝請爲之備 北平按察司僉事湯宗上變告按察使陳瑛受燕金有異謀逮瑛安置廣西遂勅都督宋忠率兵三萬及燕府護衛精銳俱選隸忠麾下屯開平名備邊仍命都督耿獻練兵於山海關徐凱練兵於臨清密勅張昂謝貴嚴爲之

備又召燕番騎指揮關童等入京師 燕王歸國卽
託疾久之遂稱篤 夏四月太祖小祥燕王遣世子
及其弟高煦高燧入臨或曰不宜偕往王曰令朝廷
勿疑也及至京齊泰請并畱之黃子澄曰不可疑而
備之殆也不若遣還世子兄弟皆魏國公徐輝祖甥
輝祖察高煦有異志密奏曰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
賴非但不忠且叛父他日必爲大患帝以問輝祖弟
增壽及駙馬王寧皆庇之乃悉遣歸國高煦陰入輝
祖廐取其馬以行輝祖使人追之不及初世子入京
燕王大憂悔暨歸喜曰吾父子復得相聚天贊我也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四

已而燕兵起高煦戮力爲多帝曰吾悔不用輝祖之
言 六月燕山護衛百戶倪諒上變告燕官校于諒
周鐸等陰事逮繫至京皆戮之有詔責燕王王乃佯
狂稱疾走呼市中奪酒食語多妄亂或臥土囊彌日
不甦張昺謝貴入問疾王盛夏圍爐搖顛曰寒甚宮
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信之長史葛誠密告昺貴曰燕
王本無恙公等勿懈會燕王使其護衛百戶鄧庸詣
闕奏事齊泰請執訊之具言王將舉兵狀齊泰卽發
符遣使往逮燕府官屬密令謝貴張昺圖燕使約長
史葛誠指揮盧振爲內應以北平都指揮張信爲燕

王舊所信任密勅之使執燕王信受命憂甚不敢言
母疑問之信以告母驚曰不可吾故聞燕王當有天
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信益憂未決亡何勅使
趣之信艷然曰何太甚也乃往燕邸請見不得入乘
婦人車徑至門求見乃召入拜於床下燕王佯爲風
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以告臣燕王曰
疾非妄也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上擒王矣當就執
如有意勿諱臣燕王見其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
也乃召僧道衍至謀事適暴風雨簷瓦墮燕王心惡
之色不憚道衍以爲祥王謾罵和尚安烏得祥道衍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五

曰殿下不聞乎飛龍在天從以風雨瓦墜天易黃屋
耳王喜有布政司吏奈亨按察司吏李友直密以疏
草示燕王因畱匿邸中燕王出其疏草示護衛指揮
張玉朱能等曰此何爲者遂令玉等帥壯士八百人
入衛貴等以在城七衛并屯田軍士圍王城又以木
柵斷端禮等門未幾削爵及逮官屬詔至 秋七月
謝貴張昂督諸衛士皆甲圍府第索所逮諸官屬飛
矢入府內燕王與張玉朱能等謀曰彼軍士滿城市
吾兵甚寡奈何朱能曰先擒殺謝貴張昂餘無能爲
也燕王曰是當計取之今奸臣遣使來逮官屬依所

坐名收之卽令來使召曷貴付所逮者貴曷必來來則擒之一壯士力耳壬申王稱疾愈御東殿官僚入賀燕王先伏壯士左右及端禮門內遣人召貴曷不來復遣官屬內官以所就逮名往乃至衛士甚眾及門門者呵止之貴曷入燕王曳杖坐賜宴行酒出瓜數器曰適有進新瓜者與卿等嘗之燕王自進片瓜忽怒且詈曰今編戶齊民兄弟宗族尙相恤身爲天子親屬旦夕莫必其命縣官待我如此天下何事不可爲乎擲瓜於地護衛軍皆怒前擒貴曷摔盧振葛誠等下殿王投杖起曰我何病迫於若奸臣耳遂曳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六

平率兵三萬至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癸酉燕王
誓師以誅齊泰黃子澄爲名去建文年號仍稱洪武
三十二年署官屬以張玉朱能卍福爲都指揮僉事
擢李友直爲布政司參議拜卒金忠爲燕紀善金忠
浙江鄞縣人精於卜燕師將起召忠卜之以大吉告
遂署爲紀善命侍帷幄用其謀策時布政司參議郭
資按察司副使墨麟都指揮同知李濬陳恭等皆降
下令諭將士曰予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爲奸臣謀害
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奸逆必舉兵誅討以清君側
之惡用率爾將士誅之罪人旣得法周公以輔成王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七

爾等其體予心乃上書曰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
戰定天下成帝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鞏固宗社爲
磐石計奸臣齊泰黃子澄包藏禍心櫛搏柏桂榷五
弟不數年間竝見削奪柏尤可憫闔室自焚聖仁在
上胡寧忍此蓋非陛下之心實奸臣所爲也心尙未
足又加以臣臣守藩於燕二十餘年寅畏小心奉法
循分誠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恆思加慎爲諸王先
而奸臣跋扈加禍無辜執臣奏事人箠筯刺熱備極
苦毒迫言臣謀不軌遂分宋忠謝貴張昺等於北平
城內外甲馬馳突於街衢鉦鼓喧鞠於遠邇圍守臣

府已而護衛人執貴曷始知奸臣欺詐之謀竊念臣於孝康皇帝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譬伐大樹先翦附枝親藩旣滅朝廷孤立奸臣得志社稷危矣臣伏觀祖訓有云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書奏詔削燕王屬籍甲戌燕王以郭資守北平出師次通州指揮房勝以城降張玉曰不先定薊州將爲後患時都督指揮馬宣嚴兵守薊州燕王命玉帥兵往攻玉使人諭之不下環城攻之宣率眾出戰敗被執罵不絕口遂死之指揮毛遂以薊州降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八

玉撫定薊州乘夜趨遵化戒將士止殺曰行師以得人心爲本因簡勇士以夜四鼓登城開門而入城中始覺遵化衛指揮蔣玉密雲衛指揮鄭亨皆以城降甲申燕兵攻懷來時余瑱守居庸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燕王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我得此可無北顧憂瑱若據此是拊我背也宜急取之緩則增兵繕守後難圖矣令指揮徐安鍾祥等擊瑱瑱且守且戰援兵不至乃棄關走懷來依宋忠燕王曰宋忠握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擊之諸將皆曰彼眾我寡難以爭鋒擊之未便宜固守以待其至

王曰當以智勝難以力取彼眾新集其心不一宋忠輕躁寡謀很復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遂帥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而進王據鞍指揮有喜色先是宋忠給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城中皆爲燕兵所殺屍積道路欲以激怒將士燕王令其家人張樹旗幟爲先鋒眾遙識旗幟呼其父兄子弟相問勞無恙輒喜謂宋都督欺我倒戈走宋忠帥餘眾倉皇列陣未成王麾師渡河鼓譟而前都指揮孫泰先登頗有斬獲燕王擇善射者射泰中之流血被甲慷慨裹血而戰奮呼陷陣死忠軍大敗奔入城燕兵乘之而入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九

忠匿於廁搜獲之并執余瑱皆不屈死都指揮彭聚亦力戰死當時諸將校爲燕師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發憤死燕兵旣克懷來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開平龍門上谷雲中守將往往降附矣丙戌永平指揮陳旭趙彝郭亮以城降旭等遂從燕將徐忠分兵克灤河庚寅大寧都指揮卜萬與其部將陳亨劉貞引兵號十萬出松亭關駐沙河進攻遵化燕王聞之援遵化萬等退保松亭關萬有智勇陳亨陰欲輸款於燕畏萬不敢發燕王貽萬書盛稱萬而詆亨緘識之召所獲大寧卒解縛賞勞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

見之尋遣與俱至則同歸卒發其事陳亨劉貞搜得與萬書遂縛萬下獄聞於朝籍其家時帝方銳意文治日與方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以北兵爲不足憂黃子澄謂北兵素強不早禦之恐河北遂失乃以長興侯耿炳文佩大將軍印騎馬都尉李堅爲左副將軍都督甯忠爲右副將軍師北伐子澄又請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文陳暉平安等帥師並進擢程濟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吳傑等各帥偏師步騎號百萬數道並進期直搗北平檄山東河南山西三省合給軍餉帝誠諸將士曰昔蕭繹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祥之極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毋使朕有殺叔父名八月己酉耿炳文等率兵三十萬至真定徐凱率兵十萬駐河間潘忠駐鄭州楊松帥先鋒九千人據雄縣約忠爲應張玉往覘炳文營還報燕王曰炳文軍無紀律其上有敗氣無能爲潘忠楊松扼吾南路宜先擒之燕王悅躬擐甲胄帥師至涿州壬子屯於婁桑令軍士秣馬蓐食晡時渡白溝河謂諸將曰今夕中秋彼不備飲酒爲樂此可破也夜半至雄縣緣城而上

松與麾下九千人皆戰死獲馬八千餘匹燕王度潘忠在鄭州未知城破必引眾來援諭諸將曰吾必生擒潘忠諸將未喻遂命譚淵領兵千餘渡月樣橋伏水中領軍士數人伏路側望忠等接戰卽舉礮旣而忠等果至王進兵逆擊之路傍礮舉水中伏兵起據橋忠戰敗趨橋不得燕兵腹背夾擊遂生擒忠餘眾多溺死燕王問諸將帥所嚮眾未有定玉曰當徑趨真定彼眾新集我軍乘勝可一鼓破之燕王曰善卽趨真定耿炳文部將張保來降保言炳文兵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滹沱河南北燕王厚撫保遣歸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十一

詐言保兵敗被執幸守者困得脫竊馬歸又令言雄鄭敗狀燕兵旦夕且至諸將請曰今由間道不令彼知蓋掩其不備奈何遣保告之爲備王曰不然始不知彼虛實故欲掩襲之今知其半營河南北則當令知我至其南岸之眾必移於北并力拒戰一舉可盡殲之兼使知雄縣鄭州之敗以奪其氣兵法所謂先聲後實也若徑薄城下北岸雖勝南岸之眾乘我戰疲鼓行渡河是我以勞師當彼逸力也壬戌燕王率三騎先至真定東門突入其運糧車中擒二人訊狀南岸營果北移牽輕騎數十繞出城西南破其二營

炳文出城迎戰張玉譚淵馬雲朱能等率眾奮擊燕王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夾擊橫貫南陣炳文大敗奔還朱能與敢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滹沱河東炳文眾尙數萬復列陣向能奮勇大呼衝入炳文陣陣眾披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算棄甲降者三千餘人騎士薛祿引梁中李堅墜馬獲之甯忠顧成及都指揮劉燧皆被執燕王謂堅至親送北平道卒謂成先朝舊人解其繫與語曰皇考之靈以汝授我因語以故言已泣下成亦泣遂遣人護送北平令輔世子居守炳文奔入真定軍爭門門塞不得入相蹈藉死者甚

眾炳文入闔門固守吳傑帥師來援兵潰遁還燕兵攻城三日不能下燕王還北平以擒李堅功授薛祿指揮帝聞怒曰老將也而摧鋒奈何子澄曰勝敗常事毋足慮聚天下之兵得五十萬四面攻北平眾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將者子澄曰李景隆可比用景隆今破矣遂遣景隆代炳文臨行賜景隆通天犀帶親餞之江潯復賜斧鉞俾專征伐不用命者戮之召耿炳文回 九月朔監察御史康郁上言臣聞人主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今諸王親則太祖之遺體也貴則孝康之手足也尊則陛下之叔父也乃殘

酷豎儒持一己之偏見廢天下之大公方周王不軌
進言則曰六國反叛漢帝削地執法則曰三叔流言
周公是征遂使周王父子流離播遷周王既竄湘王
自焚代王被廢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
不舉則禍必加是則朝廷激變之也及燕之舉兵迄
今兩月前後調兵者不下五十餘萬而乃一夫無獲
謂之國有謀臣可乎陛下不察臣愚以爲不待十年
必有噬臍之悔矣伏願興滅繼絕釋齊王之囚封湘
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
子持書勸燕以罷干戈以敦親戚天下不勝幸甚疏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三

上帝不能用 鎮守遼東江陰侯吳高與耿璈楊文
帥師圍永平 李景隆乘傳至德州收集耿炳文敗
亡將卒并調各路軍馬五十萬進營於河間燕王聞
之呼景隆小字曰李九江膏梁豎子耳寡謀而驕色
厲而餒未常習兵見陣輒予以五十萬眾是自坑之
也復聞景隆軍中事燕王笑曰兵法有五敗景隆皆
蹈之爲將政令不修上下異心一也北平早寒南卒
裘葛不足披冒霜雪又士無贏糧馬無宿藁二也不
量險易深入趨利三也貪而不治智信不足氣盈而
復仁勇俱無威令不行三軍易撓四也部曲喧譁金

鼓無節好諛喜佞專任小人五也九江五敗悉備保無能爲然吾在此彼不敢至今往援永平彼知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必成擒矣諸將曰北平兵少奈何王曰城中之眾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餘兵出在外奇變隨用吾出非專爲永平直欲誘九江來就擒耳吳高怯不能戰聞我來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圍且破九江也遂行而誠世子居守曰景隆來堅守毋戰也壬申燕軍援永平諸將請守蘆溝橋王曰方欲使九江困於堅城之下奈何拒之燕師猝至永平吳高不能軍退保山海關燕兵奔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古

之斬首數千級燕王曰高雖怯行事差密楊文勇而無謀去高文不足慮也乃遣人貽二人書盛譽高而詆文帝聞之削高爵徙廣西獨命文守遼東耿獻數請攻永平以動北平不聽 冬十月燕兵趨大寧初太祖諸子燕王善戰寧王善謀洪武間燕王受命巡邊至大寧與寧王相得甚歡大寧領朵顏諸衛多降人驍勇善戰燕王旣起兵謀取之而朝廷亦疑寧王與燕合削其三護衛燕王聞喜曰此天贊我也取大寧必矣乃爲書貽寧王而陰率師兼程趨之諸將曰劉貞守松亭關急未易破李景隆兵方盛不如還師

救北平以爲後圖燕王曰今從劉家口徑趨大寧不數日可達大寧將士悉聚松亭關其家屬在城皆老幼居守師至不日可拔城破之日撫綏其家松亭之眾不降且潰矣北平深溝高壘縱有百萬之眾未易以窺吾正欲其頓兵堅城之下還兵擊之如拉朽耳諸公第從予行毋憂也乃自徑道捲旆登山從後攻度關至大寧克其西門獲都指揮房寬殺卜萬於獄都指揮朱鑑戰死劉貞陳亨引軍還援陳亨竟襲破貞率其眾降貞單騎負勅印走遼東浮海歸京師大寧旣拔燕王駐師城外遂單騎入城會寧王執手大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五

勸言北平且夕且破非吾弟表奏吾死矣寧王爲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情好甚洽燕王銳兵出伏城外諸親密吏士稍稍得入城遂令陰結三衛渠長及閭左思歸士皆喜定約燕王辭去寧王出餞郊外伏兵起執寧王諸騎士卒一呼皆集遂擁寧王入關與俱西燕兵旣得朶顏諸衛兵益盛分遣薛祿下富峪會川寬河諸處於是寧府妃妾世子皆攜其實貨隨寧王還北平 李景隆聞燕兵攻大寧帥師進渡蘆溝橋喜曰不守此橋吾知其無能爲矣遂薄城下築壘九門景隆攻麗正門幾破城中婦女竝乘城擲瓦礫景

隆令不嚴驟退北平守益堅景隆遣別將攻通州又
結九營於鄭壩村親督之以待燕王號令壘營人各
爲戰非受命不得輕動遂攻燒順城門燕府儀賓李
讓與燕將梁明等拒守甚力世子巖肅部署選勇士
時時夜縋城砍營南軍擾亂退營十里唯都督瞿能
奮勇與其二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當
後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成功使人止之候大
軍至俱進於是連夜汲水灌城天寒冰結明日不得
登燕王至會州簡閱將士立五軍命都指揮張玉將
中軍朱能將左軍李彬將右軍徐忠將前軍房寬將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六

後軍軍各置左右副將以大寧歸附之眾分隸各軍
十一月庚午李景隆移營向河西先鋒都督陳暉
渡河而東燕王率兵至孤山列陣於北河西河水難
渡是日雪默禱曰天若助予則河水合是夜冰果合
遂率師擊敗前哨都督陳暉兵暉眾跳冰遁冰乃解
溺死無算燕王見景隆兵動以奇兵左右夾擊遂連
破七營逼景隆營張玉等列陣而進至城下城中亦
出兵內外交攻景隆不能支宵遁翌日九壘猶固守
北兵次第破其四壘諸軍始聞景隆走乃棄兵糧晨
夜南奔景隆遂還德州燕諸將頓首賀王神算王曰

偶中耳諸君所言皆萬全策也都督火真焚做羈以
煖燕王鎧者趨焉楯人呵之王曰止是皆壯士景隆
師旣敗黃子澄等匿不以聞帝曰外間近傳軍不利
果何如子澄曰聞交戰數勝但天寒士卒不堪今暫
回德州待來春更進子澄遂遣人密語景隆隱其敗
勿奏乙亥燕王上書自理以誅齊泰黃子澄傳檄
天下十二月加李景隆太子太師景隆之敗子澄
不以聞且云屯德州合各處軍馬期以明年春大舉
故有是命兼賜璽書金幣珍醞貂裘燕王諭諸將曰
李九江集眾德州將謀來春大舉我欲誘之以倣其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七

眾今帥師征大同大同告急景隆勢必來援南卒脆
弱苦寒之地疲於奔命凍餒逃散者必多善戰者因
其勢而利導之諸將曰善遂帥師出紫荆關攻廣昌
守將楊宗以城降罷兵部尙書齊泰太常寺卿黃
子澄以燕王疏列二人罪也二人名雖罷退實籌畫
治兵如故薊州鎮撫曾溶起兵攻北平不克死之
河北指揮張倫等率兩衛官軍自拔南歸曰矢死報
國參贊軍務高巍上書言臣願使燕曉以禍福遂
遣至燕上書燕王曰太祖升遐皇上嗣位不意大王
與朝廷有隙張皇六師臣以爲動干戈不若和解君

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故願奉明詔置死度外親見大王昔周公聞流言卽避位居東若大王能割首計者送京師解去護衛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殘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遂檄遠邇大興甲兵襲疆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爲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誅晁錯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數月以來尙不能出區區蕞爾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尙在離間以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死於殿下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尙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斯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書再上不報

二年春正月燕王進兵圍蔚州指揮王忠李遠以城降遂進攻大同李景隆帥師救大同出紫荆關燕王由居庸關入還北平景隆軍凍餒死者甚眾墮指者十二三委棄鎧仗於道不可勝紀二月韃靼率眾助燕夏四月朔李景隆會兵德州武定侯郭英安

陸侯吳傑等進兵真定以圖燕帝賜景隆斧鉞旌旄中官齎往忽風雨舟壞沈於江復賜之景隆自德州進兵北伐軍過河間前鋒將至白溝河郭英等過保定期於白溝河合勢同進燕王率諸將進駐固安燕王謂丘福等曰李九江等皆匹夫無能爲惟恃其眾耳然眾豈可恃也人眾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將帥不專政令不一甲兵糧餉適足爲吾資耳爾等但秣馬厲兵以待張玉請先往駐白溝以逸待勞王從之命率眾先往既至三日景隆前鋒都督平安至白溝河是日燕兵渡五馬河駐營蘇家橋其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九

夜大雨平地水深三尺燕王坐胡床待旦忽見兵刃有火光如球擊熒然上下金鐵錚錚作聲弓絃皆鳴燕王喜曰此勝兆也帝慮景隆輕敵乃遣魏國公徐輝祖帥京軍三萬爲殿星馳會之己未李景隆及郭英吳傑等合軍六十萬號百萬次於白溝河列陣以待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燕王曰平安豎子從吾出塞識吾用兵以故敢爲先鋒今日吾先破之安驍勇善戰鋒初交安奮矛率眾而前都督瞿能父子亦奮躍所向披靡殺傷燕兵甚眾燕兵遂卻燕有內官狗兒者亦敢勇率千戶輩聚力戰河北岸百戶谷允入

陣得級七王親率兵夾擊殺數千人都指揮何清被
執時已暝戰猶未已至夜深始各收軍還是日也兩
軍互相殺傷安軍哨馬失百餘匹而已景隆英傑藏
火器地中人馬遇之輒爛戰旣解燕王從三騎殿後
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自上流倉
猝渡河而北燕王旣收軍還營擢谷允指揮夜秣馬
待戰使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陳亨將右軍爲先
鋒丘福將騎兵繼之馬步十餘萬黎明燕軍畢渡瞿
能率其子擣房寬陣平安翼之寬陣披靡擒斬數百
人張玉等見寬敗有懼色王曰勝負常事耳彼兵雖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此相持而王亦疲矣日薄午瞿能復引眾躍而前大呼滅燕斬其騎百餘人越嵩侯俞通淵陸涼衛指揮滕聚復引眾赴之會旋風起折大將旆南軍相視而動王乃以勁騎繞出其後突入馳擊與高煦騎兵合殺瞿能父子於陣平安與朱能戰亦敗於是列陣大崩奔走之聲如雷通淵與聚等皆死燕兵追至其營乘風縱火燔其營壘郭英等潰而西李景隆潰而南委棄器械輜重山積斬首及溺死者十餘萬燕兵追至鞞山月樣橋殺溺蹂躪死者復數萬橫尸百餘里景隆單騎走德州其降軍燕王悉慰遣之南師聞者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皆解體是戰也魏國公徐輝祖帥軍爲殿獨全軍而還壬戌燕王進攻德州五月辛未李景隆自德州奔濟南燕兵遂入德州籍吏民收府庫獲糧百餘萬自是兵食益饒哨騎至濟陽縣執教諭王省旣而釋之省還陞明倫堂集諸生曰此堂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在遂大哭諸生亦哭以頭觸柱而死先是山東參政鐵鉉方督餉赴景隆軍會景隆師潰東奔次臨邑諸城堡皆望風瓦解鉉與參軍高巍酌酒同盟收集潰亡守濟南相與慷慨涕泣以死自誓及景隆奔就鉉燕王令諸將乘勝倍道而進庚辰至濟南景隆

眾尙十餘萬倉猝出戰布陣未定燕王帥精騎馳擊之景隆復大敗單騎走於是燕兵列陣圍之鉉督眾悉力捍禦事聞乃陞鉉爲山東布政司使召李景隆還以左都督盛庸爲大將軍右都督陳暉副之景隆還朝帝赦不誅黃子澄痛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宗社勵將士副都御史練子寧執而數之朝以哭請卒不問燕王圍濟南久令人射書城中促降有儒生高賢寧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王論請罷兵不報燕王圍濟南已三月不下乃堰城外諸溪澗水灌城城中人大懼鉉曰無悉計且破之不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五

三日遁矣鉉乃議令軍中詐降迎燕王入約壯士懸鐵板伏城上闔王且入則下鐵板拔橋計定使守陣之卒晝夜哭曰濟南魚矣亡無日矣乃撤守具出居民伏地請曰奸臣不忠使大王冒霜露爲社稷憂誰非高皇帝子誰非高皇帝臣民其降也然東海之民不習兵革見大軍壓境不識大王安天下子元元之意或謂聚而殲之請大王退師十里單騎入城臣等具壺漿而迎燕王大喜時王苦兵間謂濟南降卽不得金陵可斷南北畫中原自守亟下令退軍王乘駿馬徐行張蓋率勁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城門開守

陣者皆登城伏堵間燕王比入門門中人呼千歲鐵板亟下傷燕王馬首王驚易馬而馳濟南人挽橋橋則堅燕王竟從橋逸去復合兵圍濟南鉉令守陴罵燕王大怒乃以礮擊城垂破鉉書高皇帝神牌懸城上燕兵不敢擊鉉每出不意募壯士突擊燕兵破之燕王憤甚計無所出僧道衍進曰師老矣請暫還北平以圖後舉於是撤圍還北平鉉及盛庸等兵乘勢追之遂復德州兵勢大振上卽軍中擢鉉爲兵部尙書贊理大將軍軍事封盛庸爲歷城侯九月朔詔大將軍盛庸總平燕諸軍北伐副將軍吳傑進兵定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五

州都督徐凱等屯滄州宋參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南來其畱守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堅守者實多郭布政輩書生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公便宜部署號召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公檄諸守臣倡義集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腹背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於德州城守五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駑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

南牽率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
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
亭犒問辛苦激發忠義 冬十月燕王聞盛庸兵北
向欲出兵攻滄州恐南師爲備乃陽下令征遼東諸
將士聞之不樂至通州張玉朱能請曰今密邇大敵
而勤師遠征遼地寒早士卒不堪恐非利也燕王屏
左右語之故曰今盛庸駐師德州吳傑平安守定州
徐凱陶銘築滄州相犄角爲吾梗德州城壁堅且敵
眾所聚定州修築已完城守亦備皆難猝下獨滄州
土城潰圯日久天寒地凍雨雪泥淖築城不易我乘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十四

能甲燕兵四面急攻之。王帥壯士由城東北隅肉薄而登，遂拔其城。先遣兵斷歸路，生擒凱及都督程暹。都指揮俞琪、趙滸、胡原等斬首萬餘級。餘眾悉降。燕將譚淵盡坑殺之。械凱等至北平。十二月，燕王移直沽之舟至長蘆，載降獲輜重順流而北。王自率眾循河而南，盛庸出兵襲後，不克。燕王遂至臨清，移屯館陶，掠大名，焚軍餉。甲午，燕王至汶上，掠濟寧、盛庸、鐵鉉、率兵躡其後營於東昌。先鋒將孫霖營滑口，燕將朱榮、劉江襲破霖軍。都指揮唐禮被執，霖走乙卯。燕師至東昌，庸與鉉等聞燕兵且至，宰牛宴犒將士。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五

誓師勵眾，簡閱精銳，背城而陣，具列火器毒弩以待。時燕軍屢勝，見庸軍卽鼓譟，前薄盡爲火器所傷。會平安兵至，與庸軍合。於是庸麾兵大戰，燕王以精騎衝左掖入中堅，庸軍厚集圍燕王，數重。燕王自衝擊，不得出。朱能、周長率番騎奮擊東北角，庸等撤西南兵往禦，圍稍緩。能衝入奮力死戰，翼燕王出。張玉不知王已出，突入陣救之，沒於陣。庸軍乘勝擒斬萬餘人。燕兵大敗，遂北奔。庸趣兵追之，復擊殺者無算。是役也，燕王數危甚，諸將奉帝詔莫敢加刃。燕王亦知之，故挺身出，輒短兵接戰。王騎射尤精，追者每爲所

殺至是奔北獨以一騎殿後追者數百人不敢迫適
高煦領指揮華聚等至擊退庸兵獲部將數人而去
燕王喜以煦肖己慰勞之薛祿亦數擊退南兵燕王
聞張玉敗沒乃痛哭曰勝負常事不足慮艱難之際
失此良輔殊可悲恨師還與諸將語每及東昌事曰
自失張玉吾至今寢食不安遂涕下不已諸將皆泣
後舉報功之典謂侍臣曰論靖難功當以張玉爲第
一追封榮國公河間王

三年春正月辛酉朔東昌捷至詔褒賞將士召齊秦
黃子澄還朝仍預軍事享太廟告東昌之捷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六

王師出僧道衍曰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自東昌
還道衍曰兩日昌也自此全勝矣 二月燕王自撰
文流涕祭陣亡將士張玉等脫所服袍焚之以衣亡
者曰雖其一絲以識余心將士家父兄弟見之皆
感泣燕王因激勸將吏召募勇敢以圖進取乙未帥
師南出進諸將士諭曰爾等懷忠奮勇每戰必勝可
謂難矣此者東昌之役接戰卽退遂棄前功夫懼死
者必死捐生者必生白溝河之戰南軍先走故得而
殺之所謂懼死者必死也爾等奮不顧身故能出萬
死全一生所謂捐生者必生也自今無輕敵無選愜

違者殺無赦己酉師至保定盛庸合諸軍二十萬駐
德州吳傑平安出真定燕王與諸將議所向丘福等
言定州府民新集城池未固攻之可拔王曰野戰易
攻城難今盛庸聚德州吳傑平安駐真定相爲犄角
攻城未拔頓師城下必合勢來援堅城在前強敵在
後勝負未可決也今真定相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
界其中敵必出迎戰取其一軍餘自膽破諸將曰軍
介兩敵使彼合勢夾攻吾腹背受敵奈何王曰百里
之外勢不相及兩軍相薄勝敗在呼吸間雖百步不
能相救况二百里哉明日遂移軍東出 三月朔師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七

次滹沱河遣遊騎哨定州真定多爲疑兵誤之諜報
盛庸軍夾河爲營平安駐師單家橋燕兵由陳家渡
過河逆之相距四十里辛巳盛庸軍及燕兵遇於夾
河燕王以三騎覬庸陣庸結陣甚堅陣旁火車大銃
強弩齊列王掠陣過庸遣騎追皆射卻之乃以步騎
萬餘薄庸陣攻其左掖庸軍擁盾自蔽矢刃不能入
燕軍預作長纒約六七尺橫貫鐵釘於端釘末有逆
鉤令勇士直前擲之直貫其盾亟不得出動則牽連
乘隙急攻之庸軍棄盾走燕兵蹂陣而入南軍奔潰
燕將譚淵從軍中望見塵起遽出兵逆擊之莊得帥

眾死戰淵與其部下指揮董中峰皆爲得軍所殺朱能張輔率眾竝進王自以勁騎繞出南軍背貫陣前出與能軍合庸軍火器不及發遂卻都指揮莊得陷陣沒驍將楚智被執不屈死之張阜旗亦戰死張阜旗者常以阜旗先登燕軍畏之呼阜旗張及死猶執阜旗不仆是日戰酣迫暮皆斂兵入營燕王以十餘騎迫庸營野宿天明見四面皆庸兵左右請亟去燕王曰毋恐日出乃引馬鳴角穿敵營從容去諸將相顧莫敢發一矢燕王旣還營復嚴陣約戰謂諸將曰昨日譚淵逆擊太早故不能成功彼雖少挫尙銳必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三

欲絕其生路安得不致死我也今日爾等嚴陣戰我以精騎往來陣間敵有可乘之隙卽入擊之兩陣相當將勇者勝此光武之所以破王尋也壬午復戰庸軍西南燕軍東北燕王臨陣督戰張奇兵往來衝擊自辰至未兩軍互勝負屢退屢進將士皆疲各坐息少頃復起戰相持不決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礫擊面兩軍眯目咫尺不見人北軍乘風大呼縱左右翼橫擊之鉦鼓之聲振地庸軍大敗棄兵走燕兵追至滹沱河踐溺死者不可勝計降者燕王悉縱遣之盛庸走德州當是時盛庸恃東昌之捷輕敵將士

咸攜金銀扣器錦繡衣袍曰破北平張筵痛飲至是盡爲燕兵所獲燕王戰罷還營塵土滿面諸將不能識聞語聲始趨進見詔竄逐齊泰黃子澄於外令有司籍其家以謝燕人有司奉行徒爲文具實使出外募兵也閏三月己亥吳傑等自真定引軍出欲與盛庸軍合未至八十里聞庸敗復還真定燕王語諸將曰吳傑若嬰城固守爲上策若軍出卽歸避我不戰是謂中策若來求戰則下策也我料其將出下策破之必矣乃下令軍士出取糧戒勿違故令校尉荷擔抱嬰兒佯作避兵狀奔入真定報云燕軍各散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五

出取糧營中無備傑等信之乃謀輕師掩不備遂出軍滹沱河距燕軍七十里燕王聞之大喜薄暮趣兵渡河諸將請俟明旦王曰機不可失也稍緩之彼退守真定城堅糧足攻之難矣遂進王先策馬渡河河水深麾騎兵由上流竝渡遏水令淺輜重步卒得由下流畢渡循河行二十里與傑軍遇於藁城會日暮燕王恐傑軍遁去親率數十騎逼敵營宿以緩之明日吳傑等列方陣於西南以待燕王謂諸將曰方陣四面受敵豈能取勝我以精兵攻其一隅一隅敗則其餘自潰矣乃以軍糜其三面而親帥精銳攻東北隅

大戰右軍稍卻薛祿馳赴奮擊出入敵陣馬蹶爲南軍所執奪敵刀斬數人復跳而免督戰益力燕王親率驍騎循滹沱河繞出陣後突入大呼奮擊南軍矢下如雨集王所建旗如蝟毛焉燕師多被殺傷平安於陣中縛高樓上可數丈登以望燕軍燕王以精騎衝之將及樓平安墜而走會大風起發屋拔樹燕軍乘之傑等師大潰燕王麾兵四向蹙之斬首六萬餘級追奔至真定城下又擒其驍將鄧馱陳鵬等盡獲軍資器械吳傑平安走入城南兵降於燕燕王悉釋之南還王遣使送所建旗還北平諭世子曰善藏之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三

使後世勿忘也燕兵自白溝河至藁城三捷皆有風助之 癸丑燕兵略順德廣平河北郡縣多降 夏四月燕兵次於大名大名官吏迎燕兵謀者言齊泰黃子澄皆竄逐有司已簿錄其家王乃上書稱臣燕王棣大略言齊黃翦削宗藩欲加死地故以兵自防誠不得已大軍之至每自摧坼臣不敢爲喜輒用傷悼比聞齊泰黃子澄皆已竄逐臣一家喜有更生之慶而將士皆曰恐非誠心姑以餌我不然吳傑平安盛庸之眾當悉召還而今猶集境上是奸臣雖出而其計實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或然也故不敢遽釋

兵惟陛下斷而行之毋爲奸邪所蔽書上帝以示方
孝孺及侍中黃觀孝孺對曰諸軍大集燕兵久羈大
名暑雨爲沴不戰自罷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
永平真定諸將渡蘆溝橋擣北平彼顧巢穴歸援我
以大軍躡其後必成擒矣今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日
彼心解而眾離我謀定而勢合機不可失也帝曰善
命孝孺草詔赦燕王父子及諸將士罪使歸本國勿
預兵政仍復王爵永爲藩輔遣大理少卿薛嵩齋往
燕師又爲榜諭數千言授嵩令至燕軍中密散諸將
士嵩遂齋詔至燕軍燕王讀之怒問嵩臨行上何言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三

嵩曰上言殿下且釋甲謁孝陵暮卽旋師燕王曰噫
是不可給三尺兒而指侍衛將士曰有丈夫者嵩惶
恐不能對諸將盡譁請殺嵩王曰奸臣不過數人嵩
天子命使毋妄言嵩戰慄流汗被體燕王乃耀武令
各軍連營百餘里戈甲旗鼓相接而馳射其中使嵩
觀之畱數日遣中使送出境語之曰歸爲老臣謝天
子天子於臣至親臣父天子大父天子父臣同產兄
臣爲藩王富貴已極復何望天子素愛厚臣一旦爲
權奸讒搆以至於此臣不得已爲救死計耳幸蒙詔
罷兵臣一家不勝感戴但奸臣尙在大軍未還臣將

士存心狐疑未肯遽散望皇上誅權奸散天下兵臣
父子單騎歸闕下唯陛下命之崑歸至京方孝孺私
就問燕事崑具以告且曰燕王語直而意誠又言其
將士同心南師雖眾驕情寡謀未見可勝孝孺默然
崑入見帝亦備述前意帝語孝孺曰誠如崑言曲在
朝廷齊黃誤我矣孝孺惡之曰此爲燕游說也五
月燕師駐大名吳傑平安發兵斷北平餉道燕王遣
指揮武勝復奏書於朝大略言朝廷許罷兵而盛庸
等攻北絕糧餉與詔旨背馳帝得書有罷兵意以示
方孝孺曰此孝康皇帝同產弟朕叔父也吾他日不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三

見宗廟神靈乎孝孺曰陛下果欲罷兵耶卽兵一罷
散不可復聚彼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今軍聲大振計
捷書當不遠願陛下毋惑甘言上然之縛勝下錦衣
獄燕王聞怒曰俟命三月今武勝見執是其志不可
回矣彼軍駐德州資糧所給皆道徐沛以輕騎數千
邀焚之德州必困若來求戰吾嚴師待之以逸待勞
可必勝諸將皆曰善乃遣都指揮李遠等帥輕騎六
千詣徐沛令易士卒甲冑與南師同插柳枝於背爲
識遠等至濟寧穀亭盡焚軍輿以來儲積巨福薛祿
合兵攻濟州塞濠登陴破其城遂潛兵掠抄沙河沛

縣南軍不之覺糧船數萬艘糧數百萬悉爲所焚軍資器械俱爲煨燼河水盡熱漕運軍士散走京師大震德州糧餉遂艱李遠率兵還盛庸遣將袁宇以三萬人邀遠軍遠設伏擊敗之斬首萬餘級秋七月燕兵襲彰德時都督趙清守彰德燕王遣數騎日往來城下擾其樵採清遣兵追之則引而去於是城下乏薪拆屋而炊旣而王令伏兵城傍山麓仍遣數騎至城下誘之清果遣兵出入伏擒殺千餘人南軍據尾尖寨梗餉道險隘難下燕王遣張禮間道夜襲擊下之乃使人招清清對使者言殿下至京城日但以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三

二指許帖召臣臣不敢不至今未敢也王悅其言爲之緩攻平安自眞定率兵攻北平營於平村離城五十里擾其耕收燕世子督眾固守遣人如燕王軍告急燕軍還次定州聞北平被圍王召劉江問策將安出江慷慨請行且曰臣方思之高煦請與江先往江曰此不可疲於奔命徒爲敵笑耳俄而曰臣策成矣王喜呼酒送其行江與王約曰臣至北平以礮響爲號二次礮響則決圍三次礮響則進城若不聞第三次礮則臣戰死矣臣若入城中旣聞外間救至則守城軍士勇氣自倍宜令軍士人帶十礮爲殿者放礮

常不絕聲則遠近皆謂大軍旣來平保兒必駭散矣
保兒安小字也王大喜然其計江乃率兵渡滹沱由
間道行張旗幟夜多舉火炬至則與安戰果如其策
大敗之斬獲數千人安還走真定方孝孺門人林
嘉猷嘗居北平邸中知高煦高燧弗恭於燕世子中
官黃儼素奸險儼方曲事高燧高燧與世子協守北
平高煦從燕王軍時時傾世子而是時河北師老無
功德州餉道絕孝孺乃言於上曰兵家貴間燕父子
兄弟可間而離也世子誠見疑王必北歸王歸而我
餉道通事乃可濟上善之立命孝孺草書遣錦衣衛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十四

千戶張安如燕貽世子令歸朝廷許以王燕世子得
書不啟封遣人并安等送軍前中官黃儼者比書至
北平則已先使人馳報燕王曰世子且反王疑之問
高煦高煦曰世子固善太孫語未竟世子所遣使以
書及張安至燕王啟視遽曰嗟乎幾殺吾子乃囚安
等盛庸等檄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荆關略保
定諸縣駐兵易州西水寨寨在萬山中昭欲據險爲
持久計窺北平燕王在大名聞之曰保定股肱郡保
定失卽北平危矣豈可不援遂下令班師八月師
北渡滹沱河至完縣諸山寨民來附悉慰遣之令孟

善鎮保定謀報吳傑遣都指揮韋諒以兵萬餘轉餉房昭軍燕王曰昭據西水寨寨所乏糧耳使眞定餽餉人昭得固守未易拔也率精騎三萬邀擊破之又命朱榮等以兵五千圍定州燕王曰我圍房昭寨急眞定必來援然摧敗之餘進必不銳我姑輕騎往定州彼聞必速來來則據險以待我還兵合擊必敗之援兵敗寨可不攻下也時圍寨久寨軍多南人天寒衣薄會夜霜月燕王令四面皆吳歌南軍聞之多淚下有潛下寨降者十月眞定援兵果至燕王自定州還與圍寨兵合擊南兵於齊眉山下令勇士捲旆登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五

山潛出陣後張旗幟寨中望見大駭與眞定兵俱潰斬首萬餘級墜崖死者甚眾獲其將花英鄭琦王恭詹忠等惟房昭章諒走免遂破西水寨還師北平十一月遣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殷尙太祖女寧國公主有才智太祖特眷注之臨崩帝與殷侍側受顧命太祖謂帝曰燕王不可忽顧語殷曰汝老成忠信可託幼主出誓書及遺詔授之曰敢有違天者爲朕伐之言訖崩至是燕兵漸逼諸將多選懦觀望乃召募淮南兵民合軍士號四十萬命殷統之駐淮上以阨燕師旣而燕王遺殷書以進香金陵爲辭殷答

曰進香皇考有禁遵者爲孝不遵者不孝割使者耳
鼻口授數語詞甚峻王怒遼東守將楊文與王雄
等引兵圍永平略薊州遵化諸郡縣燕王遣劉江率
眾趨永平命江曰爾至永平敵必遁歸山海勿追之
但聲言還歸北平旣出則以夜捲旗囊甲復入永平
城中楊文聞爾還北平復來爾速出擊之必大獲江
如言果敗文兵於昌黎殺數千人獲將士王雄等燕
王還北平悉縱遣之仍令歸諭楊文等時燕王起兵
三年所得止永平大寧保定旋得旋棄戰死者甚多
南軍分布頗盛時告捷廷議多謂燕出沒勞苦軍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美

少不足慮帝又御內臣甚嚴皆怨望遂密謀戴燕王
告以金陵空虛宜乘間疾進王亦太息曰頻年用兵
何時可已政當臨江一決不復返顧矣於是踰城不
攻決計趨金陵十二月燕師出北平駐軍蠡縣復
移營汭河命李遠率輕兵前哨

四年春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率京軍往援山東燕
李遠兵至藁城遇德州裨將葛進領馬步萬餘爲前
鋒乘冰渡滹沱河半渡遠進擊之進望見遠兵少斂
退繫馬林間以步卒來戰遠佯卻進來追遠分兵潛
出其後解縱所繫馬前軍奮擊之進軍退失馬遂大

敗斬首四千餘級進僅以身免燕將朱能率輕騎千人哨至衡水遇都督平安遣兵復通州能擊之斬首七百餘級生擒部將賈榮等燕王乃以師由館陶渡見一病卒仆道傍王命左右以從馬載之曰壯士爲我也聞者感泣進攻東阿破之指揮詹璟被執吏目鄭華死之攻汶上都指揮薛鵬被執師至沛縣知縣顏伯瑋知勢不敵遣縣丞胡先詣徐州告急預送其子有爲出走令還告其父母云子職弗能盡矣賦詩書公署壁間夜二鼓師至東門指揮王顯以城降師遂入伯瑋衣冠南向再拜慟哭曰臣無以報國乃自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七

縊死子有爲不忍去復還自剄以從無何將士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至皆死之胡先還收伯瑋父子屍葬之城南沛縣旣破燕師遂向徐淮燕王久不見南師出遣番騎指揮款台帥十二騎前覘至鄒縣遇南師轉餉卒三千人款台大呼馳入其陣曰燕王大軍至矣轉餉卒驚潰擒千戶二人歸燕王曰款台以十二騎破三千人眞壯士命左右錄其功遂進師徐州守將閉城不出燕王欲驅兵南進而士卒多散出取糧恐後至者爲城中兵所掩乃伏兵九里山又先匿百餘騎演武亭令數騎往來城下誘之城申兵不

出乃嫚罵焚其廬舍徐發一矢射城上抵暮乃去明日復如之城中不勝怒乃開門以兵五千出追所遣騎按轡徐行旣渡河礮舉伏發燕王親率勁騎馳西門斷其歸路腹背夾擊之城中兵大潰爭渡橋橋壞溺死千餘人斬首數千級餘皆奔入城後單騎往來城下城中兵竟不敢出乃以師南行三月師趨宿州燕王謂諸將曰敵綴我當備之乃畱都指揮金銘將游騎百人哨其後戒之曰敵至見爾孤軍必追冀爾列隊徐行彼疑爾爲誘必不敢進吾令都指揮冀英先以數騎伏河南覬爾渡河如敵來追卽舉礮敵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三

款台以數騎往哨去南營四十里聞其更鼓還報南軍且必至王喜命王眞劉江各將百騎往逆之戒以緣路按伏遇敵誘入伏與戰又令王眞束草置囊中如束帛狀載馬上南軍來追擲於地使往取亂之眞等進與安軍遇相接戰南軍追至擲囊餌之南軍競往取囊陣稍亂又入伏內伏發南軍還走燕王率兵至平安以三千騎走北岸燕王以數十騎當之平安裨將火耳灰者故燕番騎指揮素驍勇被召入京師遂隸平安麾下持稍直犯燕王相距十步許燕王令胡騎指揮童信射其馬蹶遂獲火耳灰者其步曲哈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完

三帖木耳亦勇見火耳灰者被獲持稍突陣亦射擒之平安易服以數騎走燕王率兵追之南軍大敗驍將林帖木兒等被執平安退屯宿州是日釋火耳灰者令人宿衛諸將以爲言不聽燕兵破蕭縣知縣陳恕死之燕王以師向臨淮諭將士曰我師利在速戰敵駐宿州爲持久計若斷其糧餉彼不攻自潰矣乃遣譚清帥兵至徐州擊轉餉兵大破之南至淮河又燒餉舟甚眾清還南軍圍之燕王見清旗幟亟馳往援鐵鉉來戰燕軍不利卻王馳入陣火耳灰者翼之殺南軍數十人南軍披靡欲南遁燕王常以騎

兵綴之又遣陳文李遠哨淮河擊敗守淮兵數千人
夏四月平安營於小河燕兵據河北燕王令陳文
扼要處爲橋先渡步卒輜重騎兵隨之遂分兵守橋
明日總兵何福列陣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燕
王帥騎兵戰福麾步兵而前爭所守橋福率後軍來
援奮擊破之俘獲數百人遂斬陳文於陣平安轉戰
圍王眞數重眞身被十餘創自刎馬上平安遇王於
北坂王急幾爲安樂所及馬蹶不得前燕番騎指揮
王騏躍馬入陣援燕王得脫南軍奪橋而北勇氣百
倍燕將張武率勇敢士自林間突出與王騎合擊卻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旱

之指揮丁良朱彬被執燕將都指揮韓貴亦戰死於
是南軍駐橋南北軍駐橋北相持者數日南軍糧盡
採蕪而食燕王曰南軍飢更一二日饑稍集未易破
也乃畱兵千餘守橋而潛移諸軍輜重去南營三十
里夜半渡兵而南繞出其後比旦始覺時徐輝祖軍
至甲戌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勝負相當蔚州衛千
戶李斌馬蹶爲南軍所擒猶力斬數人乃死是時南
軍再捷王眞陳文李斌皆驍將敗沒燕諸將皆懼說
燕王曰軍深入矣暑雨連綿淮土蒸溼且疾疫小河
之東平野多牛羊二麥將熟若渡河擇地休息士馬

觀釁而動可持久也燕王曰兵事有進無退勝形成矣而復北渡士不解體乎公等所見拘孿耳下令曰欲渡河者左不欲渡河者右諸將多趨左王怒曰公等自爲之朱能曰諸君勉矣漢高十戰而九不勝卒有天下蓋燕王於是不解甲者數日南軍樹碑相慶也廷臣有曰燕且北矣京師不可無良將帝因召輝祖還何福軍聲遂孤時南軍所至掘塹作壘爲營軍士通夕不得休暨成而將旦復行往往虛敝人力故臨陣之際卒先罷困燕王行營不爲塹壘但分布隊伍列陣爲門敵不敢犯故將士至營卽得休息自便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聖

暇則射獵周覽地勢得禽輒頒將士每拔破壘悉以所獲財物賚之人樂爲用至是對壘日久諜報南師糧運且至燕王語諸將曰敵慮我擾必分兵護之乘其兵分勢弱必不能支遂遣朱榮劉江等率輕騎截南軍餉道又令游騎擾其樵採何福乃下令移營靈壁就糧時南軍運糧五萬平安帥馬步六萬護之使負糧者居中燕王覘知之分壯士萬人遮援兵而令高煦伏兵於林間戒伺敵戰疲卽出擊於是躬率師逆戰以騎兵爲兩翼安引軍突至殺燕兵千餘矢下如雨王麾步軍縱擊橫貫其陣斷而爲二南軍遂亂

何福等出壁與安合擊殺燕兵數千卻之高煦窺見南師罷卽帥眾自林間突出王還兵掩擊其後福等大敗殺傷萬餘人喪馬三千餘匹燕師盡獲其糧餉福等以餘眾入營塞壘門堅守是夜福下令期明旦聞礮聲三卽突圍出師就糧於淮河庚辰燕軍攻靈壁營王躬率諸將先登軍士蟻附而上燕兵三震礮福軍誤爲己礮急趨門門塞不得出營中紛擾人馬墜濠塹皆滿燕兵急擊之遂破其營指揮宋垣力戰死何福遁走副總兵陳暉平安參將都督馬溥徐真都指揮孫晟王貴等皆被執參贊軍務禮部侍郎陳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望

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皆死之平安被俘見王曰淝河之戰公馬不躡何以遇我安大言曰刺殿下如拉朽耳王太息曰高皇帝好養壯士釋之遣還北平自是南軍益衰矣黃子澄聞之撫膺大慟曰大事去矣吾輩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是月上用齊泰黃子澄謀調遼兵十萬至濟南與鐵鉉合以絕燕兵後總兵楊文至直沽遇燕將宋貴截殺師潰文被執竟無一人至濟南者五月燕兵至泗州守將周景初舉城降燕燕王謁祖陵泣曰橫罹權奸幾不免矣幸賴祖宗得今日拜陵下陵下父老來見悉賜牛酒慰勞遣

之師抵淮盛庸領馬步兵數萬戰艦數千列淮之南岸燕兵列北岸相對燕王命艤舟編筏揚旗鼓譟指麾若將渡者南軍望之有懼色潛遣巨福朱能狗兒等將驍勇數百西行二十里以小舟潛濟南軍不之覺也及漸近營舉礮南軍駭愕福等前奔之南軍棄甲走庸股票不能上馬其下掖之登舟單舸脫去北兵盡獲其戰艦遂濟淮駐南岸是日攻下盱眙燕王乃會諸將議所向或欲先取鳳陽遏其援兵乃以兵趨滁和集舟渡江別遣一軍西擣廬州出安慶據長江之險或欲以淮揚爲根本次取高郵通泰以及真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聖

揚遂可渡江無後顧憂燕王曰鳳陽城守固非盡力攻取不易下恐震驚皇陵淮安高城深池兵強糧足若攻之不拔曠日持久援兵四集力屈形見非我之利今宜乘勝直趨揚州指儀真兩城勢單弱兵至可招之而下旣得真揚則淮安鳳陽人心自懈我聚舟渡江久則必有內變諸將皆頓首稱善遂以師趨揚州遣使吳玉招諭守將王禮先是禮聞燕師至謀舉城降時監察御史王彬巡江淮治揚州倚任指揮崇剛練兵繕濬城濠晝夜不解甲與彬共守揚州城禮旣有異謀彬與剛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有力士能

舉千斤彬常以自隨燕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憚力士莫敢縛禮弟宗者厚誘力士母呼其子出會彬解甲浴盤中爲千戶徐政張勝所縛遂出禮於獄開門降庚子燕兵至天長禮等縛二人以獻不屈皆死燕王遂至揚州命禮同指揮吳庸等諭下高郵通泰諸城并集舟以備渡江燕兵至高郵指揮王傑降遂克儀真立大營於高資港儀真既破北舟往來江上旗鼓蔽天京師聞北兵漸近益危懼遣侍中許觀修撰王叔英募兵廣德諸郡都御史練子寧募兵杭州燕王駐師江北朝廷六卿大臣多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六

爲自全計求出守城都城空虛帝下詔罪己遣使四出徵勤王兵方孝孺曰事急矣宜以計緩之遣人許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募兵當至長江天塹北兵不嫻舟楫相與決戰於江上勝敗未可知帝從之乃以呂太后命遣慶城郡主如燕師議和以割地分南北爲請郡主燕王從姊也燕王見郡主哭郡主亦哭燕王問周齊二王安在郡主言周王召還未復爵齊王仍拘囚燕王益悲不自勝郡主徐申割地議燕王曰凡所以來爲奸臣耳皇考所分吾地且不能保何望割也但得奸臣之後謁孝陵朝天子求復典章之舊免

諸王之罪卽還北平祇奉藩輔豈有他望此議蓋奸臣欲緩我師俟遠方兵至耳郡主默然辭歸燕王送之出口爲我謝天子吾與上至親相愛無他意幸不終爲奸臣所惑更爲我語諸弟妹吾幾不免賴宗廟神靈得至此相見有日矣郡主還具言之帝出語方孝孺且問曰今奈何孝孺曰長江可當百萬兵江北船已遣人燒盡北師豈能飛渡寧波知府王璉承清典史周縉募兵勤王六月癸丑朔燕王命都指揮吳庸集高郵通泰船於瓜洲命內官狗兒狗兒後賜名彥領都指揮華聚爲前哨兵至浦子口盛庸諸將逆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星

戰敗之燕王欲且議和北還會高煦引北騎至王大喜遽起按甲仗鉞撫煦背曰勉之世子多疾於是煦殊死戰燕王率精騎直衝庸陣庸軍小卻朝廷大臣多遣使來燕軍獻渡江及入京城策者帝方遣都督僉事陳瑄率舟師往援庸瑄乃降燕時兵部侍郎陳植督師江上麾下謀迎降金都督首欲叛去植以大義責之遂爲所殺金率眾降燕且邀賞燕王立誅之具棺斂植遣官護葬於白石山乙卯陳瑄具舟至江上來迎燕王乃祭大江之神誓師渡江舳艫相銜旌旗蔽空金鼓大震微風輕颺長江不波盛庸所駐海

艘列兵沿江上下二百里皆大驚愕師漸近岸庸等
整眾以禦燕王麾諸將鼓譟先登以精騎數百衝庸
軍庸師潰追奔數十里庸單騎遁餘將士皆解甲降
諸將請徑薄京城燕王曰鎮江咽喉之地若城守不
下往來非便先下鎮江則彼勢益危矣乃令來降海
舟懸黃幟往來江中鎮江城中望見驚曰海舟皆已
降吾將何爲其守將童俊遂率眾降帝聞江上海舟
暨鎮江皆降甚憂鬱徘徊殿廷間召方孝孺問計孝
孺卽班中執李景隆請誅之曰壞陛下事者此賊也
羣臣鄒瑾等十八人卽殿前毆景隆幾死請亟加誅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吳

不聽孝孺曰城中尙有勁兵二十萬城高池深糧食
充足盡撤城外居民驅入城城外積木皆令民運入
彼無所據其能久駐乎帝從之下令軍民商賈晝夜
撤屋運木盛暑中饑渴勞苦死者相枕藉民憚於運
木多自縱火焚其居火連日不息西南城崩役兵民
修築未竟東北復崩民晝夜不得息方孝孺請令諸
王分守城門乃命谷王穗安王楹分守都城門遣李
景隆及兵部尙書茹瑄都督王佐往龍潭仍以割地
講和爲辭觀虛實以待援兵景隆瑄至龍潭見燕王
伏地叩頭而已燕王笑曰勤勞公等至此有言乎景

隆等惶恐叩頭稍稍及割地事燕王曰公等說客耶始吾未有過舉輒加之大罪削爲庶人云大義滅親吾今救死不暇何用地爲且今割地何名皇考裂土分封吾故有地矣此又奸臣計也凡所以來欲得奸臣耳公等歸奏上但奸臣至吾卽解甲謝罪闕下謁孝陵歸奉北藩永祇臣節天地神明在上景隆瑞還報命帝令景隆再如師言罪人已竄逐候執至來獻景隆趨起帝令諸王與偕旣至燕王見諸王相勞苦諸王具述帝意燕王曰諸弟試謂斯言誠僞諸王曰大兄洞見矣燕王曰吾來但欲得奸臣耳不知其他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罍

遂宴諸王遣歸帝會羣臣慟哭或勸帝且幸浙或曰不若幸湖湘方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援萬一不利車駕幸蜀收集士馬以爲後舉齊秦奔廣德州黃子澄奔蘇州逃難且促徵兵時王叔英在廣德募兵無應者子澄欲航海徵兵於外洋不果帝太息曰事出汝輩而今皆棄我去乎長吁不已癸亥燕先鋒將劉保華聚哨至朝陽門外燕王慮京城完繕四方或有勤王者日夜爲攻城計乃命保等領先鋒騎兵千餘哨至朝陽門覘知無備還報燕王大喜乃整兵而進先是左都督徐增壽謀應燕御史魏冕等請誅之不

聽至是燕兵進屯金川門帝乃命左右粹增壽至責以大義斬之時谷王穗與李景隆守金川門燕兵至遂開門降魏國公徐輝祖率師迎戰敗績王馳千餘騎衛周齊二王周王曰吾死矣曰燕王之騎兵也乃喜入見拜且哭燕王亦哭已竝轡至金川門下馬登樓燕王具言被讒罹禍不得已舉兵之由與周王相勞苦時朝廷文武俱降來迎帝左右唯數人遂盡閉諸后妃宮內縱火焚之挈三子變服出走倉皇復棄三子於宮門被燕軍執寘師中帝遂遜國去是日茹璠先羣臣叩頭勸進文臣迎附知名者吏部右侍郎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吳

蹇義戶部右侍郎夏原吉兵部侍郎劉儵右侍郎古朴劉季篾大理寺少卿薛崑翰林學士董倫侍講王景修撰胡靖李貫編修吳溥楊榮楊溥侍書黃淮芮善待詔解縉給事中金幼孜胡濙吏部郎中方賓禮部員外宋禮國子助教王達鄭緝吳府審理副楊士奇桐城知縣胡儼等 揭榜左班文臣二十九人太常寺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禮部尚書陳迪文學博士方孝孺副都御史練子寧禮部侍郎黃觀大理少卿胡閏寺丞鄒瑾戶部尚書王鈍侍郎郭任盧迥刑部尚書侯泰侍郎暴昭工部尚書鄭賜侍郎黃福

吏部尙書張統侍郎毛太亨給事中陳繼之御史董
鏞曾鳳韶王度高翔魏冕謝昇前御史尹昌隆宗人
府經歷宋徵卓敬修撰王叔英戶部主事巨敬燕王
指以上諸人爲奸臣別其首從先是出賞格凡文武
官員軍民人等綁縛奸臣爲首者陞官三級爲從者
陞二級綁縛官吏爲首者陞二級爲從者陞一級有
司奉旨出示自是擒獲得官者甚眾乘機報私讐劫
掠財物者紛紛雖禁不能止也旣而鄭賜王鈍黃福
尹昌隆皆迎駕歸附自陳爲奸臣所累乞宥罪令復
其官以茹瑞李景隆言并宥張統復爲吏部尙書餘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吳

皆不宥尋復揭榜於朝堂增徐輝祖葛誠周是修鐵
鉉姚善甘霖鄭公智葉仲惠王璉黃希范陳彥回劉
璟程通戴德彝王良盧原質茅大芳胡子昭韓永葉
希賢林嘉猷蔡運盧振牛景先周璿等共五十餘人
丙寅諸王及文武臣請卽位燕王曰予始遭於難不
得已以兵救禍誓除奸惡安宗社庶幾周公之勳不
意少主不亮予心自絕於天今纘承洪業當擇有才
德者顧予菲薄豈敢負荷諸王及文武大臣皆頓首
曰天生聖人爲宗社生民主今天下者太祖之天下
生民者太祖之生民天下豈可一日無君殿下爲太

祖嫡嗣德冠羣倫功在社稷宜正天位使太祖萬世之洪業永有所託丁卯諸將上表勸進戊辰諸王上表勸進燕王再辭諸王羣臣頓首固請燕王乃命駕將入城學士楊榮迎駕前曰殿下先入城耶先謁孝陵耶燕王悟遂謁孝陵畢入城燕王曰諸王羣臣以爲奉宗廟宜莫如予宗廟事重予不足稱今辭弗獲勉徇眾志諸王羣臣各宜協心輔予不逮遂詣奉天殿卽皇帝位諸文武羣臣皆上表稱賀復周王橚齊王榑封爵先是建文中有道士歌於途曰莫逐燕逐燕曰高飛高飛上帝畿已而忽不見人莫能測至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辛

是始驗其言云 清宮三日諸宮人女官內官多誅死惟得罪於建文者乃得畱上詰問宮人內侍以建文帝所在皆指認后屍應焉乃出屍於煨燼中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召翰林侍講王景問葬禮當何如景對曰當葬以天子之禮從之復諸殿門舊名革去興宗孝康皇帝廟號仍舊謚號懿文皇太子遷太后於懿文陵降封吳王允燭爲廣澤王衛王允燧爲懷恩王徐王允熙爲敷惠王尋復降允燭允燧爲庶人允熙改封甌寧王後皆不得其死 追封都督徐增壽爲武陽侯帝念增壽之死痛悼不已故卽位

首褒封之尋進爵定國公子孫世襲中山王之後一
門二公焉 下魏國公徐輝祖於獄時武臣無一人
不歸附者惟輝祖不屈帝親召問輝祖不出一語始
終無推戴意法司迫取供招輝祖默然操筆惟書其
父開國功臣子孫免死而已帝大怒以元勳國舅欲
誅又輒中止徘徊久之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革其
祿米而已 錄用建文中所罷斥諸臣馬興張得李
諒等宥前御史尹昌隆命爲北平按察司知事初燕
兵南下昌隆上書言今事勢日去而北來奏章有周
公輔成王之語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旣欲伸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至

大義於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有蹉跌便須舉位讓
之猶不失藩王也若沈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
雖欲求爲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及是按名捕治
奸黨昌隆被執將就刑當陞大呼曰臣曾上章勸以
位讓陛下奏牘尚存可覆案也帝乃命停刑閱其奏
流涕曰火燒頭若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可免酷禍朕
亦無此勞苦也詔貸其死 得建文時羣臣封事千
通命解縉等閱視凡言兵食事宜者畱覽餘有干犯
者悉焚之旣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眾稽
首未及對修撰李貫對曰臣實無之帝曰爾以獨無

爲賢耶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危之際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乎盡心於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祖宗法亂政經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朕則忠於朕不必曲自隱蔽也 帝臨朝詰問建文中變亂官制顧侍臣太息曰只如羣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關利害亦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爲此又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多謀慮深每作一事必籌度數日乃行亦欲子孫世守之故詩書所載後王之言必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於戒警後王必曰率乃祖攸行曰監於先王成憲此皆老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至

成之言後世輕佻諂諛之徒以其私智小見導嗣君改易祖法嗣君不明以爲能而寵任之徇小人之智謀至於國弊民叛而喪其社稷者有之矣豈可不以爲戒時吏部尙書張統懼退而自經死 秋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於南郊以卽位詔天下大赦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爲紀改明年爲永樂元年建文以來祖宗成法有更改者悉復舊制 幽建文帝少子於中都廣安宮後莫知所終 召前北平按察使陳瑛至京以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初瑛坐交通藩邸謫廣西帝卽位首召用之瑛怨建文諸臣最深旣而瑛奏

言建文之臣如黃觀廖昇王叔英周是修顏伯瑋皆不順天命而效死於建文計其存心與叛逆無異宜加追戮帝曰朕初舉義誅奸臣不過齊黃數輩耳其後二十九人中如張統王鈍鄭賜黃福尹昌隆等皆宥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其身已死况有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不聽 擢戶部侍郎夏原吉爲戶部尚書初原吉自福建召還帝欲大用之忌者或沮之曰彼建文用事之臣豈宜置之高位上曰原吉父皇太祖之臣也彼忠於太祖故忠於建文豈不忠於朕哉逾月遂進擢尙書 九月封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五

賞從征將士封卍福爲淇國公朱能爲成國公張武爲成陽侯鄭亨爲武安侯顧成鎮遠侯王聰武成侯陳珪泰寧侯孟善保定侯郭亮成安侯王忠靖安侯徐忠永康侯張信隆平侯李遠安平侯徐祥興安伯徐理武康伯李潛新城伯唐雲新昌伯孫巖應城伯趙彝忻城伯陳旭雲陽伯張玉子張輔信安伯譚淵子譚忠新寧伯以上並子孫世世承襲封房寬爲思恩侯子孫世襲指揮房勝爲富昌伯劉才廣恩伯子孫世襲指揮同知以曹國公李景隆兵部尚書茹瑺都督王佐陳瑄有默相事機功增景隆祿一千石封

茹瑺忠誠伯王佐順昌伯陳瑄平江伯子孫世襲指
揮使以駙馬都尉王寧權誣陷封永春侯子孫世世
承襲餘將士論功有差

成祖永樂元年詔以北平布政司爲北京設畱守及
行部官改北平爲順天府

谷應泰曰天未厭兵孝康蚤世燕王在北快快
非少主臣也然而高帝賓天太孫卽位令帝開
誠布公杜讜修睦几杖之賜頻及智囊之計不
行獄詞燒毀曲庇梁王朝士畱章封還錢俶羈
縻之道亟行柴章之謀未決也若謂事憂厯火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五

計決徙薪季友進酒而叔牙亡立武喋血而建
成敗當其堂皇不避升陞不拜則相如秦筑血
犯秦王朱虛行酒追斬呂氏抑數武士力耳齊
黃獨不能乎建文仁柔類元帝舉事則學景宣
齊黃迂謹類王陵進謀則效鼂錯先主已去操
乃追擊當陽劉裕辭歸立乃悔使京口爲燕王
者將散甲歸兵縛見天子乎抑束手無策闔門
自焚也遣張昺遣謝貴彼豈能擒燕王者哉速
之反而假以名也燕旣起兵非帝殺王卽王弑
帝其傳檄天下自比周公上書帝闕欲清君側

呼忱日月指誓河山藉令帝囚縛齊黃歸致燕館亦或開門延叔握手迎師王敦旣收伯仁安能反臣姑孰侯景朝見太極惟有幽帝東堂史稱文帝伏犀日角皇孫落月偏顛天生兩人聚於一宮久無瓦全之理矣而齊黃用兵罪自難道真定之戰炳文所將三十萬鄭灞村之戰景隆所將五十萬白溝河之戰景隆合兵又三十萬滹沱河之戰盛庸所將猶二十萬合天下之兵握一人之手不知燕王單旅孤城利於戰不利於守利於合不利於分嚮令山東北平堅城深溝繕甲儲粟驍將數十輩各將數萬眾分據險阻出沒敵間進破滎陽彭越燒其糧道南追漢王韓信收其河北燕王雖百戰百勝久且左支右詘寧能縱馬飲濟水之西加矢及聊城之上乎奈何挾萬全之勢搏匹夫之勇驚颿掃葉疾電奔雷執九江於朝堂哭包胥於海外嗚呼晚已獨是建文之初昇平繼體海宇晏清而燕王橫貪天位覲顏人上子突入而昭公出奔曲沃盛而孝侯遇弒母亦弱肉強食豈爲天與人歸宜乎練子寧嘆血地上書成王安在而方孝

孺衰經大罵以爲不立成王之子弟也當其大
內灰飛縑衣宵遁爲燕王者急宜降德音下明
詔咸與維新計安反側而乃縣賞討奸清宮戮
御斬祛之怨旁及五宗射鉤之嫌蔓延婦寺國
君含詬固如是乎至若司馬之心久暴於路人
齊鸞之謀早形於諮議乃猶南向讓三連章勸
進者欺天乎吾誰欺也幸而卽位之後山東首
給農器雲南不輕用兵省視旱蝗周詆郡縣赦
吏部以拔幽隱顧學士以求直言而且耀武邊
陲尊崇先聖政事之美頗班班可考焉然以予
論之梁皇弑主肺石達冤衛武篡兄賓筵好學
蓋曲終奏雅逆取順守亦晚蓋之常規非哲王
之天性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七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建文遜國

建文四年夏六月乙丑帝知金川門失守長吁東西走欲自殺翰林院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少監王鉞跪進曰昔高帝升遐時有遺篋曰臨大難當發謹收藏奉先殿之左羣臣齊言急出之俄而昇一紅篋至四圍俱固以鐵二鎖亦灌鐵帝見而大慟急命舉火焚大內皇后馬氏赴火死程濟碎篋得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袈裟帽鞋剃刀俱備白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七

一

金十錠朱書篋內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會於神樂觀之西房帝曰數也程濟卽爲帝祝髮吳王教授楊應能願祝髮隨亡監察御史葉希賢毅然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祝髮各易衣披牒在殿凡五六十人痛哭仆地俱矢隨亡帝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有等任事著名勢必究詰有等妻子在任心必縈繫宜各從便御史曾鳳韶曰願卽以死報陛下帝麾諸臣大慟引去若干人九人從帝至鬼門而一舟艤岸爲神樂觀道士王昇見帝叩頭稱萬歲曰臣固知陛下之來也疇昔高皇帝見夢令臣至此耳

乃乘舟至太平門昇導至觀已薄暮矣俄而楊應能
葉希賢等十三人同至共二十二入兵部侍郎廖平
襄陽人刑部侍郎金焦貴池人編修趙天泰三原人
檢討程亨澤州人按察使王良祥符人參政蔡運南
康人刑部郎中梁田玉定海人監察御史葉希賢松
陽人程濟績谿人中書舍人梁良玉梁中節俱定海
人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刑部司務馮灌黃巖人
所鎮撫牛景先沅人王資楊應能劉仲俱杞縣人翰
林待詔鄭洽浦江人欽天監正王之臣襄陽人太監
周恕和州人徐王府賓輔史彬吳江人帝曰今後但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七

二

以師弟稱不必拘主臣禮也諸臣泣諾廖平曰諸人
願隨固也但隨行不必多更不可多就中無家室累
并有膂力足捍衛者多不過五人餘俱遙爲應援可
耳帝曰良是於是環坐於地道士進夜饌約定左右
不離者三人楊應能葉希賢俱稱比臣程濟稱道人
往來道路給運衣食者六人馮灌時稱塞馬先生時
稱馮翁時稱馬公時稱馬二子郭節時稱雪菴後稱
雪和尚宋和時稱雲門僧時稱稽山主人時稱槎王
趙天泰適衣葛卽稱衣葛翁時稱天肖子王之臣家
世補鍋欲以作生計號老補鍋牛景先號東湖樵夫

亦稱東湖主人帝曰吾今往滇南依西平侯史彬曰
大家勢盛耳目眾多况新主意尙未釋能無見告不
若往來名勝東西南北皆吾家也臣等中有家給足
備旦夕者卽駐錫於茲有何不可帝曰良是於是更
王七家廖平王良鄭洽郭節王資史彬梁良玉帝曰
此可暫不可久况郊壇所在明旦必行何所之眾擬
浦江而鄭亦巨族且忠孝可居也夜分帝足脛痛度
不能行微明景先與彬步至中河橋謀所以載者有
一艇爲吳人急叩之則彬家所遣以偵彬吉凶者也
彬與景先亟迎帝且至彬家諸人聞之且悲且喜同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七

三

載八人爲程葉楊牛馮宋史餘俱散走期以月終更
晤取道溧陽八日始至吳江之黃溪史彬家彬奉帝
居所居之西偏曰清遠軒眾出拜帝改題水月觀親
筆篆文閱三日諸臣至彬家相聚五日帝命歸省成
祖卽位編籍在任諸臣遷去者四百六十三人俱命
削籍八月命禮部行文州縣追繳革除誥勅至是蘇
州府遣吳江邑丞鞏德至史彬家追奪且曰建文皇
帝聞在君家彬曰無之微哂而去次日帝同兩比臣
一道人行餘俱星散時八月十六日也帝附舟至京
口過六合陸行至襄陽十月至廖平家適有詞其跡

遂決意往滇

成祖永樂元年春正月十三日建文帝至雲南永嘉寺初帝期從亡臣以三月復至廖平家至是畱永嘉寺頗安適將以明年游天台而諸臣以帝舊約俱集於襄陽廖平家適馮淮自雲南來傳帝命止之令諸臣無煩往來各散去

二年春正月建文帝離雲南由重慶抵襄陽六月入吳八月八日復至史彬家時天將暝彬家已舉火矣帝突至彬及家人出拜舉酒半酣帝曰我明晨當卽去彬云臣掃門而俟久矣卽有不肅亦乞見原欲畱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七

四

師數月明晨何遽耶先是帝命從亡者俱師弟稱故彬等呼爲師帝泣曰彼方急圖我昨於西安道中見冠蓋來者瞪目視我此臣我目善之彼必有以奏也東南逋臣屈指先汝我去政爲汝計對哭久之且曰此近宮闕不便彬曰亦無害視帝衣履敝甚固畱三日命家人製布衣而去帝爲兩浙之游杭州計游二十三曰天台雁蕩計游三十九日會馬二子稽山主人金焦亦來石梁間且云諸臣俱約至此然終不見時天氣寒帝返雲南固卻諸臣而去

三年春二月建文帝至重慶之大竹善慶里有杜景

賢築室與居尋舍之而去嘗聞金陵諸臣慘死事泣然曰我獲罪於神明矣諸人皆爲我也

四年夏四月建文帝至西平侯沐晟家畱旬日五月結茆白龍山

五年冬十二月建文帝祭死難諸人自爲文哭之時朝廷偵帝甚密戶科都給事胡濙訪求張三豐蓋爲帝也帝知之遂遁跡不出

六年夏六月白龍菴災程濟出山募葺

七年春正月命太監鄭和航海通西南諸國時胡濙

鄭和數往來雲貴間蹤跡建文帝帝東行三月至善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七

五

慶里五月復至襄陽廖平家已徙蜀帝還滇

八年春三月建文帝復至菴工部尙書嚴震使安南

密訪帝震忽與帝遇於雲南道中相對而泣帝曰何

以處我對曰上從便臣自有處夜縊於驛亭中帝復

結菴於白龍山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夏月患痢因有

戒心不能出山覓膳狼狽甚適史彬程亨郭節訪

至帝相對大慟隨問曰汝等攜有方物否各爲獻史

彬獨有僮而所獻豐且當年職居禁近知帝所好帝

遍嘗之曰不食此已三年矣三人相畱許久帝遣之

歸別時痛哭失聲帝屬曰今後勿再來道路阻修一

難關津盤詰二難况我安居不必慮也彬等叩首領命而去後帝復舍白龍菴他去

九年春有司毀菴夏四月建文帝至浪穹鶴慶山其地頗佳因募建一菴名大喜

十年春三月應能卒四月應賢卒建文帝因納一弟子名應慧

十一年夏五月建文帝南行至甸六月還冬十二月渡馬嶺遇寇適官軍至僅免

十二年夏四月遣程濟募糧秋九月建文帝學易數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七

六

十三年秋八月建文帝游衡山冬十月還菴

十四年夏六月建文帝足疾發程濟乞藥於城西三日乃反帝飲獲愈冬十一月帝命濟錄述從亡傳

藏之山巖中帝自爲叙

十五年春二月史彬復至白龍故道了不見菴山旁詢一老婦則曰官司毀之矣問僧徒曰不知所之至

是彬忽與帝遇於鶴慶之大喜菴深林密樹不下數里先是楊應能葉希賢所建者甫落成而兩人死即

於菴東葬之十一月帝避囂東行至衡山

十六年春三月建文帝還至黔

十七年夏六月建文帝始觀佛書

十八年夏六月建文帝命程濟移居菴西偏 冬十

月帝入蜀程濟從徧游諸勝登峨眉有詩云登高不
待東翹首但見雲從故國飛

十九年秋七月建文帝入粵遊海南諸勝十一月帝

還菴

二十年夏四月建文帝避囂於菴南四十里名淥泉

二十一年春二月建文帝入楚程濟從登章臺山賦

弔古詩楚歌趙舞今何在惟見寒鴉繞樹啼六月帝

遊漢陽登晴川樓吟云江波猶湧憾林靄欲翻愁七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七

七

月帝雷大別山

二十二年春二月建文帝東行冬十月與史彬相遇
於旅店言及榆木川稍色喜史彬問道路起居狀答
曰近來強飯精爽倍常卽同彬下江南至彬家彬具
酒餼於所居之重慶堂帝上座程濟東列彬西列彬
有從叔祖名弘者嘉興縣史家村人也直入至堂上
彬不得已亦與坐問師何來彬未答卽起趨出招彬
曰此建文皇帝也彬曰非也弘曰吾曾於東宮見之
當吾家籍沒時非帝吾無死所矣帝實活我恩無以
報彬不得已實告之卽頓首堂下涕泣問向來狀帝

曰賴諸從亡者給我衣食周旋險阻之間二十年來
戰戰兢兢復大慟慟已曰今想可老終矣弘曰帝今
欲何之曰游天台諸勝弘曰吾當具一日之積隨行
居數日帝行戒彬曰有叔在爾勿往也弘從之去十
一月至寧波渡蓮花洋

仁宗洪熙元年春正月建文帝謁大士於潮音洞五
月自閩粵還山止程濟從聞仁宗崩帝曰吾心放下
矣今後往來亦少如意也且悲且喜

宣宗宣德元年秋八月建文帝祭從亡諸臣於菴前
二年春正月建文帝移居鶴慶之靜室 秋八月滇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七

八

寇亂帝入蜀程濟從冬十月宿永慶寺題詩云杖錫
來遊歲月深山雲水月傍閑吟塵心消盡無些子不
受人間物色侵

三年夏五月建文帝遊神女廟 秋七月遊黃牛磯
冬十月遊漢中

四年春正月建文帝至成都再宿而去 五月帝還
浪穹 六月至鶴慶山中

五年夏四月建文帝欲稍廣其菴程濟等出募

六年春二月建文帝往陝西 夏四月至延安 秋
七月南行入蜀 九月至夔阻雪

七年春正月建文帝入楚至公安夏五月至武昌
秋八月下九江九月游杭州吳山冬十一月
游天台
八年春正月建文帝在赤城
九年夏五月建文帝復至吳江史彬家程濟從時彬
已死帝悲悼久之慰勞其子倍至復爲會稽之游八
月還

十年春三月建文帝往粵西

英宗正統元年秋八月建文帝還至滇卜築舊日之
浪穹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七

九

二年夏五月建文帝復游峨眉冬十一月還至浪
穹

三年秋七月建文帝欲往粵西不果會有弟子亡去
帝恐跡露遂有粵西之行

四年夏四月程濟勸建文帝還滇不聽

五年春三月十三日建文帝謂程濟曰我決意東行
子盍爲我著得兌之歸妹濟拊几大呼曰大凶今太
歲干支皆金火必剋之行夏之時其危乎帝好文章
能爲詩歌嘗賦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
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

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
聲哭未休後至貴州金竺長官司羅永菴嘗題詩壁
間其一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
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
漏無聲水自沈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
其二曰閔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團瓢南來瘴
嶺千層迴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
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唯有羣鳥早晚朝至
是出亡蓋三十九年矣會有同寓僧者竊帝詩自謂
建文帝詣思恩知州岑瑛大言曰吾建文皇帝也瑛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七

十

大駭聞之藩司因繫僧并及帝葦章以聞詔械入京
師程濟從八月至金陵九月至京命御史廷鞫之僧
稱年九十餘且死思葬祖父陵旁耳御史言建文君
生洪武十年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歲何得九十歲
廉其狀僧實楊應祥鈞州白沙里人奏上僧論死下
錦衣獄從者十二人戍邊而帝適有南歸之思白其
實御史密以聞闔吳亮老矣逮事帝乃令探之建文
帝見亮輒曰汝非吳亮耶亮曰非也建文帝曰吾昔
御便殿汝尙食食子鷺棄片肉於地汝手執壺據地
狗餌之乃云非是耶亮伏地哭建文帝左趾有黑子

摩視之持其踵復哭不能仰視退而自經於是迎建文帝入西內程濟聞之歎曰今日方終臣職矣往雲南焚菴散其徒帝旣入宮宮中人皆呼爲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

谷應泰曰聞之國君死社稷義之正也然而乘機察變忍恥圖存一旅而中興奏五年而天節反則惠王居櫟仍殺子頽襄王居鄭終誅太叔建文之倉皇出奔或亦有深意焉又况鐵函鎖篋度牒剃刀先皇所遺也龍祭帝后妖讖亡周燕啄皇孫天心割漢厥有定數又非智力所移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七

十一

耳乃遜國之期以壬午六月十三日建文獨從地道餘臣悉出水關痛哭仆地者五十餘人自矢從亡者二十二士而廖平之議以爲多人必生得失不若遙爲應援於時謹侍左右者三人楊應能葉希賢稱比丘程濟稱道人是也往來道路給辦資糧者六人馮淮郭節宋和趙天泰王之臣牛景先各諱名號潛相通問是也其經由之地則自神樂觀啟行由松陵而入滇南西游重慶東到天台轉入祥符僑居西粵中間結菴於白龍題詩於羅永兩入荆楚之鄉三幸史

彬之第蹤跡去來何歷歷也特以年逼桑榆願
還骸骨岑瑛據之以聞吳亮辨其非妄夫不復
國而歸國不作君而作師雖以考終亦云慝矣
然以予論之假令成皇方死沙塲昭帝新居諒
闇此時兵力躡於邊關內難伏於高煦國勢危
疑人情牽制必不能長駕遠馭經營萬里之外
者而滇黔地險沐氏兵強因茲遁跡之時宜申
控告之義非流彘而藉共和則東遷而依晉鄭
一軍出荆門卽襄鄧可搖一軍出漢南卽長江
可據狐先河水之功馮鄧雲臺之業後輓前推
匪異人任也奈何枕席有涕泣之痕行旅多橐
館之奉而興復大計闕焉不講譬猶危葉畏颺
驚禽易落正所謂亡國之大夫不足與言事者
也洎乎正統改元帝易四朝統踰五紀內鮮惠
懷之亂外無連管之謀嗣服相承天定之矣而
况主君已老從者凋零方險阻備嘗之時正精
志消亡之日魯展喜之已衰晉銅鞮而旣死崦
嶷待盡尙安望其復振乎至若從亡諸臣國爾
忘家捍王於艱四十餘年櫛風沐雨卽無包胥
之義復楚王於郢中亦有子家之忠哭昭公於

野井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而議者據
成祖之實錄謂建文之自焚疑一龍之未出擯
眾蛇而不載夫隱巢之事不直序於貞觀燭斧
之疑亦依違於興國時史所書非無曲筆矣而
况胡濙訪仙思恩擢職以及陵在西山不封不
樹有目者所共睹又豈得以傳聞異辭也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七

三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八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壬午殉難

文皇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啟曰臣有所託上曰何爲衍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首肯之及師次金川門大內火建文帝遜去卽召用孝孺不肯屈偪之孝孺哀絰號慟闕下爲鎮撫伍雲等執以獻成祖待以不死不屈繫之獄使其徒廖鏞廖銘說之叱曰小子從予幾年所矣猶不知義之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八

一

是非成祖欲草卽位詔皆舉孝孺乃召出獄斬袁人見悲慟徹殿陞文皇諭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伊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降榻勞曰此朕家事耳先生毋過勞苦左右授筆札又曰詔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大抵數字擲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卽死耳詔不可草文皇大聲曰汝安能遽死卽死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聲愈厲文皇大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兩耳復錮之獄大收其朋友門生每收一人輒示孝孺孝孺

不一顧乃盡殺之然後出孝孺磔之聚寶門外孝孺慷慨就戮爲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氏妻與諸子皆先經死悉燔削方氏墓初籍十族每逮至輒以示孝孺孝孺執不從乃及母族林彥清等妻族鄭原吉等九族旣戮亦皆不從乃及朋友門生廖鏞林嘉猷等爲一族竝坐然後詔磔於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謫戍絕徼死者不可勝計孝孺季弟方孝友就戮時孝孺目之淚下孝友口占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八

二

一詩曰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士論壯之以爲不愧孝孺之弟孝孺又有二女年俱未笄被逮過淮相與連袂投橋水死

兵部尙書鐵鉉被執至京陛見背立廷中正言不屈令一顧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焚其肉納鉉口中令啖之問曰甘否鉉厲聲曰忠臣孝子肉有何不甘遂寸磔之至死猶喃喃罵不絕文皇乃令舁大鑊至納油數斛熬之投鉉屍頃刻成煤炭導其屍使朝上轉展向外終不可得文皇大怒令內侍用鐵棒十

餘夾持之使北面笑曰爾今亦朝我耶語未畢油沸
蹙濺起丈餘諸內侍手糜爛棄棒走屍仍反背如故
文皇大驚詫命葬之鉉年三十有七父仲名年八十
三母薛氏並海南安置子福安年十二發河池編伍
康安鞍轡局充匠尋皆戮死妻楊氏并二女發教坊
司楊氏病死二女終不受辱久之鉉同官以聞文皇
曰渠竟不屈耶乃赦出皆適士人

戶部侍郎卓敬被執責以不迎乘輿之罪曰爾前日
裁抑諸王今復不臣我耶敬曰先帝若依敬言殿下
豈得至此文皇怒欲殺之而憐其才且繫獄命中人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八

三

諷以管仲魏徵事敬涕泣不可文皇感其至誠猶未
忍殺而姚廣孝力言養虎遺患意遂決敬臨刑從容
歎曰變起宗親畧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自若經
宿面如生誅三族沒其家圖書數卷而已文皇雅聞
敬名旣死猶惜之曰國家養士三十餘年不負其君
者唯卓敬耳

禮部尙書陳迪受建文帝命督軍儲於外過家不入
聞變卽赴京師文皇登極召迪責問迪抗聲指斥并
收其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磔於市將刑鳳山呼曰
父累我迪叱勿言謾罵不已命割鳳山等鼻舌食迪

迪唾益指斥遂凌遲死宗戚被戍者一百八十餘人
迪既死衣帶中得詩云三受天皇顧命新山河帶礪
此絲綸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二心又有五
噫歌皆悲烈云

刑部尙書暴昭被執抗罵不屈文皇大怒先去其齒
次斷手足罵聲猶不絕至斷頸乃死

左僉都御史景清建文中以左都御史改北平參議
往察燕邸動靜王嘗宴之清言論明爽大被稱賞尋
召還舊任及燕師入清知帝出亡也猶思興復詭自
歸附乃詣見文皇文皇喜曰吾故人也厚遇之仍其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八

四

官清自是恆伏利劍於衣衽中委蛇侍朝人疑焉八
月望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靈臺奏文曲犯帝座急
色赤及是見清獨衣緋疑之朝畢出御門清奮躍而
前將犯駕文皇急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劍清知志不
得遂乃起植立嫚罵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直噴御
袍乃命剝其皮草櫝之械繫長安門碎磔其骨肉是
夕精英迭見後駕過長安門索忽斷所械皮趨前數
步爲犯駕狀上大驚乃命燒之已而上晝寢夢清仗
劍追繞御座覺曰清猶爲厲耶命赤其族籍其鄉轉
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有青州教諭劉固者

建文元年以母老乞歸清爲御史移書招固因依清同居京師金川門陷固弟國勸兄出降固曰固受朝廷厚恩以老母在未能卽死矧降耶後清遇害連及固遂與弟國母袁氏同日受刑於聚寶門外國子超年十五有膂力臨刑仰天一呼網索俱斷因奪劊子刀連殺十餘人事聞詔磔之

右副都御史練子寧名安以字行被臨安衛指揮劉傑縛至闕語不遜文皇大怒命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耳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四字文皇益怒命磔之宗族棄市者一百五十一人又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八 五

九族親家之親被抄沒戍遠方者又數百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以練氏姻族未及逮旣官中朝恆爲鄉人所持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文皇曰使子寧尙在朕固當用之况習禮耶

兵部尙書齊泰聞建文帝遜去追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興復被執見文皇不屈死之從兄弟敬宗宰皆死叔時永陽彥等謫戍兒甫六歲給配赦還

太常卿黃子澄初執李景隆於朝請誅之不聽江淮連敗拊膺慟哭曰大事去矣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建文帝密使子澄召兵不及責問不屈族其家一子

走易姓名田經遇赦家湖廣

吏部尙書張統遜國後自經死侍郎毛太燕兵起數上封事條方畧統死太亦死

禮部侍郎黃觀字瀾伯奉命徵兵上江諸郡奮不顧家且行且募至安慶聞金川失守痛哭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辱遂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報至云家已被收夫人并二女給配象奴夫人翁氏持釵釧佯使出市酒餽急攜二女同家屬十餘人投通濟門淮清橋下死觀復痛哭至李陽河聞建文帝已遜位知事不可爲乃朝服東向再拜自投羅刹磯湍激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八

六

處舟人急鉤之僅得珠絲粽帽以獻命束芻象觀帽之而剄於市籍其家并連姻黨百餘人謫戍

蘇州知府姚善合鎮常嘉松四郡守練兵勤王未及戰文皇卽位索黃子澄甚急子澄匿善所約共航海舉兵善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往號召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去善爲麾下許千戶縛獻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厲聲曰臣各爲其主耳語多不遜遂磔之善友黃鉞者仕爲給事中與善相期許國鉞以親喪家居聞善被執鉞遂閉目三四日求死或傳善款伏已

得宥鉞復瞪目曰吾知善決無二心且少俟之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希直方孝孺字也乃稍稍食已而善就刑報至鉞登蓼川橋西向再拜祀而哭之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身今君與希直同死吾忍背義獨生乎祀畢給家人歸祭具遂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家人俱竄伏有友楊福日夜泣橋側求鉞屍不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成禮葬之

翰林修撰王叔英奉詔募兵行至廣德聞建文帝遜位大慟會齊泰來奔叔英曰泰二心矣令執之泰告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八

七

之故乃相抱慟哭與泰圖後舉已知事不可爲沐浴衣冠書絕命辭藏衣間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嚙意在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旣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遂自縊於玄妙觀銀杏樹下夫人金氏亦自經死二女俱赴井死

翰林王良初聞北平兵起輒憂憤不食及渡淮與妻

子訣曰吾不可復生矣安能顧若等哉北師入城胡靖解縉吳溥爲良鄉人皆集溥舍縉陳說大義靖亦憤激慷慨良獨流涕不言溥曰三子受知最深事在頃刻若溥去就固可從容也隨別去溥子與弼尙幼歎曰胡叔能仗義大是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語未竟隔牆聞靖呼曰外鬧甚可看豬溥顧與弼曰一豬不忍寧自忍乎須臾良舍哭聲動已伏鴆死矣初洪武中禮部廷試良最優太祖以良貌不揚易靖第一良次之至是良死靖改名廣降於燕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八

八

使召之良執使者下獄詰且縛出期戮以徇道中忽遇眾譟起而奪使者去良還坐堂上悉收諸司印攜歸廨舍嗟歎久之妻問故良曰吾分應死顧思所以處汝未決耳妻笑曰吾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命妾饋食抱其子獻欷於廁置子池傍自投水死良起而殮之卽列薪於戶閉其家人毋得出令妾抱幼子託鄉人之客於杭者遂舉火抱印闔室焚兵部郎中譚翼金川陷赴火死妻鄒氏子謹自縊御史曾鳳韶請從建文帝出亡帝麾使去鳳韶泣曰臣頃卽以死報陛下文皇後以原官召不至尋加侍

郎亦不至乃刺血書憤詞於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旣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氏子公望曰吾死勿易衣殮遂自殺李氏亦自經死

衡府紀善周是修爲人卓犖有大志嘗曰忠臣不爲得失計故言無不直貞女不爲生死累故行無不果乃輯自古今忠節事爲觀感錄當金川失守宮中自焚是修畱書別友人付以後事具衣冠爲贊繫衣帶上入應天府學拜先師畢自經死初是修與楊士奇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八九解縉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約同死義惟是修不負其言後楊士奇爲作傳語其子轅曰當時吾亦同死誰爲爾父作傳聞者笑之

監察御史魏冕力請建文帝誅徐增壽及宮中火起或謂冕宜急迎附冕厲聲曰使吾改臣節明君亦不用也奈何徒自污遂自殺陳瑛請追罪詔誅其族同邑鄒朴建文初仕周府諫王邪謀錮獄上嘉其忠召至京授御史歸省聞冕死亦不食死時稱永豐雙烈刑科給事中葉福守金川門兵入死之

大理寺丞鄒瑾與甥魏冕同毆徐增壽於朝請誅之

京師陷自殺詔誅其族凡男婦四百四十八人

戶科給事中陳繼之被執責問不屈磔於市

大理寺丞劉端約刑部郎中王高同棄官去跡露被

執召問練安方孝孺何如人端曰忠臣也文皇曰汝

逃忠乎端曰存身以圖報耳命與高俱劓其鼻文皇

笑曰作如此面目還成人否端詈曰我猶有面目卽

死可見皇祖文皇怒立捶殺之成其家

駙馬都尉梅殷擁重兵淮上文皇旣卽位迫公主公

主高皇后長女大長公主也公主嚙指血作書招殷

中使至殷得書慟哭詢建文帝所在中使曰去矣殷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八

十

曰君亡與亡君存與存吾姑忍俟之乃還京見文皇
文皇曰駙馬勞苦殷曰勞而無功徒自愧耳文皇銜
之久之殷不能平時見詞色文皇嘗夜遣小中官潛
入殷第察之殷愈怒永樂二年冬都御史陳瑛言殷
招納亡命私匿番人與女秀才劉氏朋邪詛咒幾得
罪明年冬早朝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殷死笮
橋下誣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文皇罪深曦
二人對曰此上命也奈何殺臣文皇大怒立命力士
持金瑤落二人齒斬之謚殷榮定公主牽文皇衣大
哭問駙馬安在文皇笑曰爲公主蹤跡賊母自苦公

主謹護二子乃官其子順昌爲中府都督景福爲指揮旗手衛僉事時駙馬都尉耿璿炳文子也尙孝康帝長公主與弟都督獻俱論死

谷府長史劉璟誠意伯劉基仲子也自少靜朴峻厲博通經書究兵畧嘗同兄璉侍父入朝太祖奇之曰阿璉明秀阿璟凝重伯溫有子矣授谷王長史之國宣府建文初燕師起璟隨谷王還朝獻十六策不能用以病辭歸文皇登極璟臥家不起上欲用之罪以逃叛親王逮繫之臨別姻戚舉餞戒之曰皇上神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允爲魏徵可也璟瞪目曰爾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八

七

謂我學魏徵耶吾死生之分決矣至京授以官不受對上語猶稱殿下遂大忤旨下獄一夕辮髮自經死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聞卽位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臥不出迎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集明倫堂爲舊君位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與六生皆死之

參軍斷事高巍洪武十七年旌孝行巍嘗上書燕王曰臣竊自負旣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死孝臣願也京城破縊死驛舍又有高不危者同時死義弟宣成南海衛

太常寺少卿盧原質少從方孝孺游後文皇召見不屈死之族其家教授劉政聞孝孺死痛哭不食斃刑部右侍郎胡子昭坐方黨受戮臨刑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弟僉事子義聞子昭死辟世丹稜蜀獻王聞而憐之令爲僧子義以親遺體辭有子二人數歲子義曰吾兄無後天不絕吾姓二子當免於難竟棄去莫知所終

右副都御史茅大方聞燕王兵起遺詩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八

七

勛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文皇登極大方逮至責問不屈與其子順童道壽文生同日棄市二孫添生歸生死獄中妻張氏發教坊病死命棄其屍

僉都御史司中召見不屈命以鐵帚刷其膚肉至盡而死姻婭同死者八十餘人

監察御史鄭公智坐方黨召見不屈死之戍其族

大理寺少卿胡閏字松友日夜與齊黃密謀設法防禦又請誅徐增壽遜國後文皇召方孝孺草詔繼召閏及高翔皆衰經至哭聲徹殿陸文皇召閏先入諭

令更服閏曰死卽死服不可更文皇以族誅恐之閏
不屈命力士以瓜落其齒齒盡罵聲不絕文皇大怒
縊殺之以灰蠡水浸脫其皮剝之實以草懸武功坊
子傳慶同日論死傳福方六歲戍雲南抄提全家二
百十七人女郡奴年四歲其母王氏縛就刑郡奴自
懷中墮地一卒提入功臣家付爨下婢收之稍長識
大義髮至寸卽自截去日以灰污面禿垢二十餘年
功臣不以人蓄之洪熙初赦諸死事者苗裔郡奴得
同女輩行丐歸鄱陽貧無所依鄉人憐之曰此忠臣
女也爭饋遺不絕郡奴所受免死而已年五十六終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八

三

尙處子也鄉人謚曰忠貞姑

監察御史高翔在建文時戮力戎事激發忠義文皇
聞翔名召之翔持喪服入見大哭語不遜乃命殺之
沒產族誅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
親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揚之而以
其地爲漏澤院

刑部尙書侯泰督餉至淮安聞京師失守泰行至高
郵被執下錦衣衛泰不屈死之妻曾氏配象奴弟敬
祖子玘皆論死籍其家

左拾遺戴德彝被執責問不屈死之德彝死時有兄

俱從京師嫂項氏家居聞變度禍且赤族令盡室逃
并藏德彝二子於山間毀戴族譜獨身畱家及收者
至一無所得械項氏焚炙遍體焦爛竟無一言戴族
遂全

戶部侍郎郭任不屈死之子經亦坐死少子金山保
成廣西三女給配

戶部侍郎盧迴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聞者悲之
袁州太守楊任與黃子澄謀求舊君以圖大舉事泄
被執至京磔於市子禮益坐死籍產族誅親戚莊毅
衍等百餘家皆遠戍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八

西

禮部侍郎黃魁不屈死之

御史連楹立金川門下自馬首數文皇詞色不屈命
收之引頸受刃白氣沖天尸僵立不仆

太常少卿廖昇聞茹瑺使燕軍還

見燕王起兵

痛哭與家

人訣自縊死

監察御史王度奉敕勞軍徐州比還鳳陽失守方孝
孺與度書誓死社稷壬午秋坐黨戍賀縣千戶所以
語不遜論死誅其族

監察御史董鏞會諸御史中有氣節者於鏞所相誓
以死後被執論死女發教坊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

人

監察御史甘霖被執抗言求死從容就戮子孫相戒不復求仕

御史林英劾李景隆誤國謫知瑞安賜還同王叔英募兵廣德力屈自經妻宋氏繫獄亦自經死

監察御史丁志方燕兵徧京城謂妻韓氏曰師至城必克吾惟一死報國汝其攜幼子潛歸撫之以延丁氏後及兵入被執不屈死之

晉府長史龍鐔被執不屈死之有收其遺骨得所自書贊云捐生固殞弗事二主別父與兄忍慟肝腑盡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八

五

忠爲臣盡孝爲子二端於我歸於一所

宗人府經歷宋徵嘗上疏請削罪宗屬籍數言李景隆失律懷二心被執責問不屈遂磔之誅其族

徽州知府黃希范聞金川門失守素服不治事坐與長史程通善嘗共上防禦策論死籍其家

遼府長史程通上防禦燕兵數千言衛士紀綱者方幸遼王通輒辱之文皇卽位綱乘間言通有封事指

斥遂械通論死家人戍遼簿錄其家得遺書數百卷而已

賓州知州蔡運有善政遼國後論死百姓憐而思之

燕山衛卒儲福建文末攜母妻逃去文皇卽位錄成
卒入衛福在錄中挈妻母行仰天哭曰吾雖一介賤
卒義不爲叛逆之人在舟中日夜泣不輟竟不食而
死母韓妻范爲營地葬之范年二十有姿色居貧奉
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聞之姑也
官有聞其寡者欲委禽焉旣而聞其事曰節孝婦也
我何忍犯之皆以壽終

中書舍人何申奉使至四川至峽口聞金川不守慟
哭吐血不數日死

北平按察僉事湯宗上言按察使陳瑛密受王府金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八

六

錢有異謀逮瑛謫廣西遜國後瑛召還窮治建文諸
臣宗論死

盧振當燕兵起時與徐輝祖攻守力爲多後逮至京
不屈榜振名數其罪殺之誅其族牛景先聞金川失
守變姓名出走已而治齊黃黨逮景先妻妾發教坊
司振景先俱不知何許人

監察御史巨敬被執不屈死之誅其族

戶科給事中韓永遜國後杜門不出召入見欲復其
官曰吾王蠲耳何以官爲不屈死

國子監博士黃彥清在駙馬都尉梅殷軍中私諡建

文帝論死并逮從子貴池典史金蘭等繫獄

僉都御史程本立出爲江西副使未及行值北師渡江本立悲憤自縊死詔奪其恩典籍其家止敝衣數襲而已

給事中龔泰北兵渡江奉命巡城泰與妻傅氏訣曰國事至此我自分必死爾第攜幼穉歸否則俱溺井無辱俄宮中火起泰馳赴爲兵校所執見文皇金川門以非奸籍得釋自投城下死

四川都司斷事方法爲方孝孺所取士文皇卽位諸司皆表賀法不肯署名尋被逮舟過安慶投江死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八

七

指揮張安被執道亡隱於樂清以樵爲業人莫知其姓氏自山採樵歸聞京師陷卓侍郎被殺呼天號哭曰國旣就篡我不願爲其民遂棄柴投水死

工部侍郎張安國當燕兵徇京師與妻賈氏曰大事去矣無能爲也余職非司馬旣不能率師應敵又不能屈膝事人奈何賈氏曰盍隱諸安國曰然乃與其妻乘舟入太湖忽聞人說京師陷皇帝自焚安國大慟與妻曰食人之祿而存身於新主之世恥莫大焉乃鑿其舟以沈

知府葉仲惠以修高帝實錄指斥燕師爲逆黨論死

籍其家

刑部主事徐子權聞練子寧死慟哭賦詩有翹首謝京國飛魂返故鄉之句自經死

神策衛經歷周璿建文時言事擢僉都御史遜國後逮至京不屈死妻王氏子蠻兒繫獄

御史謝昇建文時給兵餉有功後不屈死父旺子咬住戍金齒妻韓氏四女發教坊司

松江同知周繼瑜募戰勇入援文皇卽位械至京不屈磔於市

徽州知府陳彥回奉命募義勇至京師赴援被擒不屈而死妻屠氏爲奴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八

六

給事中張彥方改樂平知縣勤王詔下彥方糾義起

兵一邑響應或阻之彥方大哭曰君父在水火吾可

自緩乎遂率所部抵江口遇燕游兵執至樂平梟其

首暴屍譙樓時暑月經旬顏面如生無一蠅集父老

竊葬縣治之清白堂後東平吏曰鄭華亦不食死

東湖樵夫不知何許人樵浙東臨海東湖上日負柴

入市口不二價建文壬午秋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

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然曰

皇帝安在答曰燒宮自焚樵夫大哭遂投湖中死

谷應泰曰聞之川澤納汗瑾瑜匿瑕王者之大度也以故什方舊怨漢帝首封射鉤小嫌齊侯不問况吠堯者主未必桀而詈我者節重於許乎若乃文皇之正位金陵也宜發哀痛之言爲謝過之舉其能從我游者固且厚糈以寵范陽尊官以禮魏徵矣若或天命雖改執志彌堅亦復放還山林聽其自適逢萌之掛冠東都伯况之杜門廣武狂奴故態何相迫乎而文皇甫入清宮卽加羅織始而募懸賞格繼且窮治黨與一士秉貞則袒免竝及一人厲操則里落爲墟

雖溫舒之同時五族張儉之禍及萬家不足比也乃若受戮之最慘者方孝孺之黨坐死者八百七十人鄒瑾之案誅戮者四百四十人練子寧之獄棄市者一百五十人陳迪之黨杖戍者一百八十人司中之繫姻婭從死者八十餘人胡閏之獄全家抄提者二百十七人董鏞之逮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人以及卓敬黃觀齊泰黃子澄魏冕王度盧元質之徒多者三族少者一族也又若赴義之最烈者鐵鉉之屍還反背景濤之死猶犯駕就義之最潔者教授之明倫

慟哭樵夫之自投東湖若此之儔則又未易更
僕數也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強漢之律不
過五宗故步闡之門皆盡機雲之種無遺世謂
天道好還而人命至重遂可滅絕至此乎又况
孔融覆巢之女郭淮從坐之妻古者但有刑誅
從無玷染而或分隸教坊給配象奴潘氏承恩
於織室才人下降於厮養此忠臣義士尤所爲
植髮衝冠椎胸而雪涕者也抑予聞之蕩陰之
戰血惟嵇紹靖康之禍死僅侍郎而建文諸臣
三千同周武之心五百盡田橫之客蹈死如歸
奮臂不顧者蓋亦有所致此也方高皇英武在
上其養育者率多直節不事委蛇而文皇刑威
劫人其搜捕者易於抵觸難於感化雖人心之
不附亦相激而使然也至於宋朝忠厚不殺大
僚孫皓凶殘恆加燒鋸臣以禮使士不可辱嗚
呼成祖之作法涼矣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八

三

